

畿輔通志

自卷三十六
至卷三十七

庫文閣内		
三四六函	三九六九	漢書類
一三架	六九二冊	

庫文閣内		
二九一函	三九六九	漢書類
二三架	与九二冊	

(七四六)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969
冊數	692 (47)
函號	291 97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御製

皇清

世祖章皇帝祭明諸陵文

維順治十六年歲次己亥十一月戊午朔越十有

甲戌

皇帝致祭於明成祖文皇帝仁宗昭皇帝宣宗章皇帝

英宗睿皇帝憲宗純皇帝孝宗敬皇帝武宗毅皇

帝世宗肅皇帝穆宗莊皇帝光宗禎皇帝熹宗愍

皇帝諸帝丕承鴻運撫有寰區蒞政理民為一代

主朕巡幸畿輔道經昌平瞻陵寢之在茲景流風

淺草文庫

後清... 御製

而興感特以牲帛醴齊庶品之儀用申祭享尚其
歆格

世祖章皇帝祭明崇禎帝文

維順治十六年歲次己亥十一月戊午朔越十七
日甲戌

皇帝致祭於明莊烈愍皇帝曰惟帝英姿蒞政志切安
民十有七年勵精靡懈詎意寇亂國亾身殉社稷
向使時際承平足稱令主祇以襲敝政之餘逢陽
九之運雖才具有爲而命移莫挽朕恆思及憫惜
良深今因巡幸畿輔道經昌平陵寢在焉顧瞻增
感特以牲帛醴齊庶品之儀用申祭享尚其歆格

世祖章皇帝諭修明崇禎帝陵詔

朕惟膺圖永祚統紹百王而創業宏模情殷勝國
歷觀史冊興亾之迹考其治亂得失之由僉以政
荒遂干天譴邦國旣隳士民罔懷維有明莊烈愍
皇帝實治理之究圖惜贊襄之莫逮以致寇氛犯
闕宗廟爲墟追念喪師匪因失德朕每念及此未
嘗不惻焉傷心也頃者兩幸昌平周視明代陵隧
躬親盥奠俯仰徘徊以彼諸陵規制咸壯麗相因
獨愍帝之陵荒涼庫隘典物未昭原彼當年孜孜

求治宵旰不遑祇以有君無臣薄海鼎沸洎乎國步傾危身殉社稷揆諸正終之例豈同亾國之君朕於憑弔之餘撫往興悲不禁流涕因欲繕治陵寢丹堊几楹慰靈爽於九京彰異數於奕禩迺核少府金錢悉皆小民正供儻增工徒之費殊乖賦式之經然終不忍聽其闕畧用是布告方州開導惻忱交相輸助聿新礪斲以肅松楸爾等溯厥源流夙沐前朝之澤凡茲臣庶寧無故主之思矧愍帝之終異於往葉而勸忠之感當有同心或列籍薦紳或齒登編戶恩沾累世德歲高曾勿以革故

爲嫌咸致事亡之誼各隨心力共佐經營在內所捐貯諸工部至各直省地方輸之有司彙解工部猶慮經費浩繁紆以歲月計貲罔缺工役迺與繚以周垣崇其寢殿奢靡不尚雖少遜厥諸陵鳩庀獨新庶無曠乎儀制所在奉行毋滋擾害克成斯舉式副朕心

世祖章皇帝諭工部敕

諭工部前代陵寢神靈所棲理應嚴爲防護朕巡幸畿輔道經昌平見明朝諸陵寢殿宇牆垣傾圮殊甚近陵樹木多被砍伐向來守護未周殊不合

理爾部卽將殘毀諸處盡行修葺見存樹木永禁
樵採添設陵戶令其小心看守責令昌平道官不
時嚴加巡察爾部仍酌量每年或一次二次差官
察閱勿致疎虞特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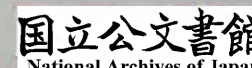
世祖章皇帝御製金太祖世宗陵碑文

朕惟自古膺圖受籙咸有大功德于天下其沒也
弓劍之藏後世重焉匪特陰陽之所景貺實亦遐
邇之所繹思故世代雖遙崇禮不替若聲教被于
當年園寢湮于異世非所以昭德追遠也朕撫有
九有于前代陵墓未嘗不惓惓于心申勅所在守
護惟謹惟金朝之陵在房山者前我師克取遼東
故明惑于形家之說疑與本朝王氣相關遂劓斷
其地脉又已巳歲我

太宗文皇帝統師入關念金朝先德遣王貝勒大臣詣

陵致祭明復加摧毀且建立關廟爲厭勝之術不

天命之有歸而謬委靈于風水移災于林木何其誕
也金朝垂祚百有餘年英主哲辟實光史冊乃異
代之後兆域荒圯祀典缺廢撫今追昔慨焉興嘆
金太祖世宗已經享祀帝王廟其陵寢命地方官



虞供春秋外茲特論禮臣肅官省視修其頽毀俾
規制如初并令有司時祭無斃嗚呼廟貌旣崇特
景仰于往哲封壤重煥用昭示于來茲爰勒貞珉
天以垂不朽云爾

世祖章皇帝御製表忠錄序

自古賢臣正士效力王家率授命致身捐生赴義
跡其所遭若無厚幸然而時過論定聲稱振揚及
於代遠風遙流徽彌茂留連曩迹如遘其人是以
孟軻有言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
起也夫當其矢心靖獻奮不顧軀豈逆覩後人美
嘆靡窮哉獨以浩然之氣成特立之操內無懼心
外無慚德而已顧竭志盡忠者人臣之誼善善惡
惡者大道之公循省往哲愛結於中誠有不能自
已者也朕萬幾之暇由繹載籍每覽忠孝節義之
事未嘗不反覆三致意焉至明史嘉靖年間有直
臣楊繼盛者以諫死於戲賢哉觀其劾仇鸞嚴嵩
二疏凜凜乎烈丈夫矣夫尊爵厚祿握權當軸者
何可勝道然當時則榮沒則已焉甚或遺穢蒙嗤
爲世昭鑒去繼盛奚翅霄壤哉使繼盛獲遇明主
庸其言顯其身其所建豎必有卓然可觀者而竟

不得志而歿與龍逢比干先後合轍亦可悲矣朕讀其文傷其意慨然想見其爲人故特表而出之以旌其忠鯁垂法將來由斯以觀卽謂繼盛至今存可也

世祖章皇帝御製楊繼盛論

朕觀有明二百七十餘年忠諫之臣往往而有至於不畏疆禦披膈犯顏則無如楊繼盛而被禍慘烈殺身成仁者亦無如繼盛云當是時其君端拱修懸委政輔弼而逆臣嚴嵩父子盜執大柄濁亂王家威福擅耑紀綱蕩廢在廷之臣皆泆忍阿諛奔走承順繼盛獨能伸大義聲其十罪更彰其五姦使隱然昭明稔惡暴白豈非獨行不懼者哉夫繼盛特曹郎耳非有貴戚之誼股肱之任與拾遺補闕之責也以疎逖之臣惡權寵之姦遂思執白簡而彈去之其勢不敵夫人知之矣乃毅然不顧且繼盛一官又非未經摧折者方仇鸞主互市議時衆皆頰首縮頸塞默不敢異繼盛排群說力言不可致權臣魚然刑之瀕死謫官遐方歷尉令始得至一曹郎令他者處此且保軀固位未遑安敢復蹈前迹而繼盛歷事未月又有舍身圖報之章

蓋念君恩難負姦輔難容建言寧計崇卑報國不
憂生死洵忘身殉君忘家殉國者也且是時嚴嵩
與仇鸞隙思繼盛言遂欲立貴之以爲已用故數
假王命內示其私繼盛倘一委蛇可立取通顯不
則緘口屏息循職自効亦何所不容而乃重公室
藐權門慷慨叫閭從容就義有臣如此良國之砥
柱哉蓋繼盛自有生後夙罹閔凶悲苦備至故堅
貞之性百折勿回可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者矣嗟乎繼盛值諱言之朝無立言
之責尚能不畏澁禦披膈犯顏如此今之爲臣者
乃身任言職直節罔聞感私德而辜主恩畏權威
而忌國事以視繼盛能不媿然汗下哉朕故咏浩
氣丹心之句不勝三嘆爲直臣惜也

順治十三年歲次丙申仲春朔日

頒行內院

世祖章皇帝諭祭明內監王承恩文

朕嘗考諸史冊見夫忠臣烈士身殉國難名炳千
載未嘗不掩卷三歎也雖忠義之性命之於天人
人可以自盡然變亂之際利害動於中禍患怵於
外依違瞻顧多不能引決求夫風雨不渝其常霜

雪不易其操者蓋難之矣若夫掖庭之中貂珥之列或恪共著美或勤慎流徽若漢之呂強唐之張承業亦可謂賢矣至於國家多難秉志不移忠誠貫於金石氣節昭於日星尤足以激末流而挽頽俗也如明司禮監王承恩者有可紀焉當明季寇訶海內鼎沸莊烈愍皇帝勵精圖治宵旰焦心原非失德之主良由有君無臣孤立於上將帥擁兵而不戰文吏噂沓而營私以致羣寇縱橫不能奏績逮逆渠犯闕國勢莫支帝遂捐生以殉社稷而一時戴縵垂纓之士在平時則背公樹黨遇難則苟且偷生言之可爲太息惟有范景文等十人無愧臣節業賜諡致祭以旌其忠然多士盈廷能赴義捐軀者蓋不多見獨承恩目擊艱危從容就義從死愍帝之傷其岳岳之風節卽古之忠臣烈士何以加焉旣乃託體山阿瘞骸林麓永迹園陵嘗依隧道可謂式慰幽靈用綏貞魄者矣朕自踐祚以來斟酌前代之典章洎夫有明恆深嘉歎其列代山陵近在畿輔向令永禁樵採守護維嚴於順治十六年因東狩駐蹕昌平覩勝國之松楸感廢丘之霜露諸陵周覽心惻久之爰至思陵

念愍皇帝精勤邁亂亾國非辜躬奠椒漿尤增憫
泣顧見陵側有土一抔卽承恩墓也特命從臣酌
酒焉邇者當省斂之時展軫宵駕載履明諸陵拜
陳醑醴復徘徊於思陵之所撫荒墟而灑泣瀝旨
酒而痛心念茲從死之臣彌興節義之感手一卮
命大臣拜奠其墓以勸忠也諡義危身奉上險不
辭難曰忠故忠君愛國庸人每未之逮貞烈之士
毅然行之使百世之下聞而興起者慕誼無窮也
矧承恩趨侍宮掖出入禁闈其責任不繫乎封疆
名位不同乎公輔而獨能視死如歸豈非較然不
欺其志者哉以視世之讀書明大義負重名者變
故當前依阿泐忍幸免旦夕其爲人賢不肖又何
如也用是勒之貞珉使盡忠者以爲勸不忠者以
爲戒且以告天下萬世之爲人臣者

世祖章皇帝御製明內監王承恩碑文

朕聞烈士徇名齋志而歿貞臣衛主捐軀以從自
有明失馭寇陷都城懷宗皇帝敦國君死社稷之
義崩於石室時有司禮監秉筆太監王承恩者攀
龍髯而矢志甘雉頸以從君陪縊於傍死而猶蹠
嗚呼若承恩可謂事君有禮不怠其忠者矣夫人

臣事上無二厥心爲其易者與爲其難者途逕若分理道則一人臣之懷有二心者倖圖苟免甘心事讐乃在平日侈讀詩書高擁爵位之人無論生無以爲人死無以爲鬼對若人其亦何地置足耶朕殲除巨憝用彰民彝既禮葬懷宗皇帝於思陵因賜承恩塋域一區俾葬兆外以從厥志仍錫之香火田地豎之穹石使後世知難危之際內員中乃尚有忠烈而死如承恩者昔以爲難不忠者以順治十七年九月初六日立其石人贊不肖又曰

御製金太祖世宗陵碑文

朕惟自古膺圖受籙咸有大功德于天下其沒也弓劍之藏後世重焉匪特陰陽之所景貺實亦遐邇之所繹思故時代雖遙崇禮不替若聲教被于當年園寢湮于異世非所以昭德追遠也朕撫有九有于前代陵墓未嘗不惓惓于心申勅所在守護惟謹惟金朝之陵在房山者前我師克取遼東故明惑于形家之說疑與清朝王氣相關天啟元年罷金陵祭祀二年折毀山陵劖斷地脉三年又建關廟于其地爲厭勝之術從來國運之興衰關乎主德之善否

上天降鑒惟德是與有德者昌無德者亾于山陵風水原無關涉有明末造政亂國危

天命已去其時之君臣昏庸迷謬罔知政圖不思修德勤民挽回

天意乃輕信虛誕之言移咎于異代陵寢肆行摧毀迨其後流寇猖獗人心離叛國祚以傾既與風水無涉而前此之厭勝摧毀又何救于亂亾乎古之聖王掩骼埋胔澤及枯骨而有明君臣乃毀前代帝王山陵其舛謬實足貽譏千古矣夫金朝垂祚百有餘年英君哲辟實光史冊天聰三年

太宗文皇帝統師入關知金太祖世宗二帝陵寢在茲追念鴻烈特遣王貝勒大臣詣陵致祭蓋我

太宗文皇帝訏謨偉畧度越前王乘輿所至威德布昭表遺徽而欽往哲誠非常之盛事也洎

世祖章皇帝定鼎中原隨享金太祖世宗于歷代帝王廟復命地方官春秋致祭陵寢又諭禮臣審官省視修其頽毀俾規制如初朕纘承丕緒緬溯前徽特命所司虔申禋祀以昭繼述闡揚之意嗚呼廟貌旣崇特景仰于往哲封壤重煥用昭示于來茲爰勒貞珉以垂不朽云爾

康熙二十九年九月初一日立

御製賜直隸巡撫于成龍詩乘性惇樸廉介夙聞朕
心喜賴值典節鉞保釐畿輔惟能激濁揚清始終
如一清澂之操白首彌厲真國家之可重人所不
能也茲來陛見爰賜以詩用示敦勵之義且以風
有位焉

自昔崇廉治勤思吏道澄郊圻王化始鎖鑰重臣
膺政績聞雷犢風期素飲水勗哉貞晚節褒命日
欽承

畿輔通志卷之第三十六

志藝文

世人之語曰燕趙多慷慨鄒魯多文學燕之與趙
以性情著而不以文詞著自古已然歟或曰三家
分晉趙始有國晉之文卽趙之文戰國時燕不與
會盟無聘問贈勞之辭故不傳夫謂晉文卽趙文
似已謂燕文不傳則可謂燕無文庸可乎或又曰
十五國無燕風七國無燕語大抵以質慤勝及讀
國策燕惠王樂毅二書與秋風易水之歌則又不
盡質以慤也嗣是鄒衍推五德而作主運窮天際

地以為文韓嬰毛萇作詩傳纂經輯雅以為文張華作博物志酈道元作水經注蒐今羅古以為文天下文章孰大乎是唐以詩傳趙人為最多宋以後重理學尊董江都為大儒邵康節劉器之劉文靖承先啓後致知力行不僅以文章傳而文章未始不傳顧可曰燕趙無文章哉或曰文而繫之以藝則非載道之謂矣燕趙之士不屑屑以藝名藝亦可以不名也雖然志之所謂藝文則非此之謂志記事也事有質言之不足而長言之長言之不足咏歌之皆文也亦皆事也李太白云大塊假我以文章易曰風行水上渙蘇子以為天下之至文乾坤山水厥有自然之文人故從而文之所謂筆有造化之工者也志藝文所以志乾坤山水文之不可已也如是夫彼以文為藝者所不暇錄焉

詔誥

漢武帝報右北平太守李廣書

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

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于遐方威稜儼乎鄰國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于將軍也若乃免寇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白檀以臨右北平盛秋

漢成帝立皇太子詔

詔曰朕承太祖鴻業奉宗廟二十五年德不能綏理宇內

百姓怨恨者衆天下無所係心定陶王欣于朕爲
子慈仁孝順可以承天序繼祭祀其立爲皇太子
封中山王舅諫議大夫馮參爲宜鄉侯益中山國
三萬戶以慰其意賜諸王列侯令天下當爲父後
者爵三老孝弟
力田帛各有差

章帝諭常山等郡守相勅

朕惟巡狩之制以宣聲
教考同遐邇通解釋結寃

也今四國無政不用其良駕言出游欲親知其劇
易前祠園陵遂望祀華霍東柴岱宗爲人祈福今
將禮常山遂徂北上歷魏郡經平原升踐隄防詢
訪耆老咸曰往者汴門未作溪者成淵淺則泥塗
追惟先帝人之德底績遠圖復禹弘業聖跡滂
流至于海表不克堂構朕甚慙焉月令孟春善相
丘陵土地所宜今肥田尚多未有墾闢其悉以贍
貧民給與糧種務盡地力勿令游手所過縣邑聽
半月今年田
租以勸勞之

唐玄宗勅冀州刺史邊仙觀修齋詔

詔曰勅冀州
刺史原復

彼冀方唐風若在汾陽之駕堯德所稱神仙往還
復美今日朕承唐運遠襲玄元載弘道流遂有靈
應彼之女道丹臺真人白日上五雲在御不圖
好道遂此明徵深爲喜慰卿舊相之子家上玄玄
能叶心志自茲目視果成朕願雖上青云遠而舊
相猶存遼海雖別於千年緱山復期於七日窈冥
響像故亦依然今因入奏使廻便付少物卿可於
觀所以修齋行道以達朕意也卿能至誠必有通
感然道之爲教本貴無
爲宜用乃心化彼黎庶

憲宗賜冀鎮節度使王承宗詔

勅王承宗朕臨馭
天下及此五年三

叛誅除四方清泰不以武功自負常推恩信爲先
爾父云亾卽欲命卿受詔遠近方鎮內外人情紛
紛奏陳皆云不可朕以卿累代積勲賢之業一門
有忠義之風功著艱危恩連姻戚雖中心是念而
衆情難違可否之間久不能決然亦欲觀卿進退
之禮察卿忠孝之心卽自罹憫凶倏經時月待使
臣而動皆得禮奉章疏而言必由衷情獻官員願
輸貢賦而又上陳密款遠達深誠潔身而謀出三

軍損已而讓推二郡斯有以得臣子之大節知君親之大恩公卿既然朕意亦定特加新命仍撫舊封命授卿起復左金吾大將軍檢校工部尚書克成德軍節度使恒冀深趙等州觀察等使兼御史大夫仍賜上柱國并賜誥身旌節等往想卿忠孝哀感兼深其德隸兩州以卿退讓元欲卿於親屬之內選授一人在法雖有推恩相時亦恐非便今所以除薛昌朝德隸兩州觀察使昌朝昔嘗事卿先父今又與卿親鄰卿宜具以誠懷令報昌朝知悉卿今授命之後足得節制三軍使其不失事宜方見卿之忠蓋昨者衆情易感非卿不能効此誠羣議排非朕不能斷此意所宜保持大義勉勵遠圖深念斯言永副予望其當軍大將已下各宜特與改轉卿即條錄聞奏其宮徒等亦宜量加優賞想宜知悉

元至元十八年十二月戊申封伯夷叔齊詔

蓋聞古者

伯夷叔齊逃孤竹之封甘首陽之餓辭爵以明長身以成仁者也昔居北海之濱遺廟東山之休光垂于千古餘澤被於一方永懷孤峻之風庸示褒崇之典於戲去宗國而辭周粟曾是列爵之可縻揚義烈以激清塵期於世教之有補可追封伯夷為昭義清惠公叔齊為崇讓仁惠公

奏疏

董仲舒乞種麥限田章

春秋他穀不書至于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

于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閏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大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願陛下幸詔大農使閏中民益種宿麥令毋後時况古者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其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以立錐之地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

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三十于古古或畊
 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
 太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無聊亾
 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牛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
 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宐少近古限民
 名日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于民去奴
 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繇
 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邢邵請置學書

惟二鬢雨學盛自虞殷宗配上帝
 以著莫大之嚴宣布十二以彰則

天之性養黃髮以詢哲言育青衿而敷典教用能
 享國長久風徽萬祀者也爰暨亾秦改革其道坑
 儒滅學以蔽黔黎故西京有六學之義東都有三本之
 興更修儒術故西京有六學之義東都有三本之
 盛建自魏晉撥亂相因兵革之中學校不絕仰惟
 高祖孝文皇帝稟性自天道通古今列教序於鄉
 隣敦詩書於郡國但經始事殷戎軒屢駕未遑多
 就弓劍弗追世係統歷事遵先緒永平之火大與
 版築續以水旱戎馬生郊而明堂禮樂之本乃鬱
 荆棘之林膠序德義之基空盈枚暨之蹟城隍嚴
 固之重闕觀石之工墉構顯望之要少樓榭之飾
 加以風雨稍侵漸致虧墜非所以追隆堂構儀刑

萬國者也伏聞朝議以高祖大造區夏道侔姬文
 擬祀明堂式配上帝今若基宇不修仍同丘畎卽
 使高皇帝享闕於國陽宗祀之典有聲無實此臣
 子所以匪寧億兆所以佇望也臣又聞官方授能
 所以任事旣任以事酬之以祿如此則上無曠瘼
 之譏下絕尸素之謗今國子雖有學習之名而無
 教授之實何異兔絲燕麥南箕北斗哉昔劉向有
 言宜興辟雍陳禮樂以風天下夫禮樂所以養人
 刑罰所以殺人而有司每勸請定刑法至禮樂則
 曰未敢是敢於殺人而不敢於養人也臣以當今
 四海清平九服寧宴經國要重理化先營脫復稽
 遲則劉向之言徵矣但事不兩興須有進退以臣
 愚量宜罷尚方雕靡之作省永寧土木之功并減
 瑤光材瓦之力兼分石器鑄琢之勞及諸事役非
 世急者三時農隙修此數條使辟雍之禮蔚爾而
 復興諷誦之音煥然而更作美樹高墉嚴壯於外
 魏宮棘寺顯麗於中更明古今重遵鄉飲敦進郡
 學精課經業如此則元愷可得之於上序游夏可

致之於下國 豈不休歟

宋佳崇祀先賢疏

為崇祀先賢以申孝思事臣浙

任國子監監丞陞任今職臣十九世祖宋璟直隸

南和縣人仕唐為名丞相封廣平郡公謚文貞曾

孫嗣宗為奉化縣令因世變不得歸遂入奉化縣

戶籍弘治十七年直隸順德府南和縣知縣朱銳

因彼戶絕無人關取族弟宋伍來南和縣奉祀有

祠堂在文廟西邊原是鄉人仰慕春秋私自祭祀

正德十年知縣李希夔備陳緣由奏請祀祭以勵

風俗蒙武宗皇帝准令翰林院撰祭文一通南和

縣歲辦祭物每春文廟祭畢致祭一次天恩至渥

也臣等為子孫者感恩刻骨但彼時所奏欠查事

例今查得宋朝名臣范仲淹蘇州府人見蒙勅賜

春秋二祭趙忭浙江衢州府人亦蒙勅賜春秋二

祭臣先祖德業文章古今之所共知實與二臣相

等追崇祭典與二臣不同每切於心幸遇皇上嗣

登寶位政教一新褒祀功臣正天下仰望之時也

如蒙准奏乞賜禮部此照前例行令南和春秋二

祭著為定禮如此不惟先賢均受朝廷崇祀之恩

實足以勸天下人臣之忠也又敝府相去南和縣

不過七八日路程再乞皇上憐憫容臣往彼祭祀

楊繼盛請誅賊臣疏

兵部武選清吏司署員外郎

激天恩捨身圖報乞賜聖斷早誅姦險巧佞專權

賊臣以清朝政以絕邊患事臣前任兵部車駕司

員外郎諫阻馬市言不及時本內脫字罪應下獄

被逆鸞威囑問官將臣手指拶折脛骨夾出必欲

置之于死荷蒙皇上聖恩薄罰降謫不二年間復

陞今職夫以孤直罪臣不死逆鸞之手已為萬幸

而又遷轉如此之速則自今已往之年皆皇上再

生之身自今已往之官皆皇上欽賜之職也臣蒙

後甫善文志

卷之第三十六 疏

七

民者均謂之賊臣觀大學士嚴嵩盜權竊柄誤國
 殃民其天下之第一大賊乎方今在外之賊惟口
 口為急在內之賊惟嚴嵩為最口口者大洋之盜
 瘡疥之疾也賊嵩者門庭之寇心腹之害也賊有
 內外攻宐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
 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勦絕口口之先且嵩之罪
 惡貫盈神人共憤徐學詩沈鍊王宗茂等常劾之
 矣然止皆言嵩貪汙之小而未嘗發嵩僭竊之罪
 嵩之奸佞又善為撫飾之巧而足以反誣言者之
 非皇上之仁恕又冀嵩感容留之恩而圖為改邪
 歸正之道故嵩猶得竊位至今嵩于此時日夜感
 恩改過可也豈意懼言者之多而益密其彌縫之
 計因皇上之留而愈恣其無忌憚之為眾惡俱備
 四端以絕離經畔道取天下後世之唾罵亦有
 所不顧矣幸賴皇上敬天之誠格于皇天上天恐
 奸臣害皇上之治而屢示災變以警告去年春雷
 久不聲占云大臣專政然臣莫大于嵩而專政亦
 未有過於嵩者去年冬日下有赤色占云下有叛
 臣夫曰叛者非謀反之謂也凡心不在君而背之
 者皆謂之叛然則背君之臣又孰有過於嵩乎如
 各處地震與夫日月交食之變其災皆當應於賊
 嵩之身者乃日侍其側而不覺上天仁愛警告之
 心亦恐怠且孤矣不意皇上聰明剛斷乃甘受嵩
 欺人言既不見信雖上天示警亦不省悟以至於
 此也臣敢以嵩之專政叛君之十大罪為皇上陳
 之我太祖高皇帝親見宰相專權之禍遂詔天下
 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
 惟備顧問視制草不得平章國事故載諸祖訓有
 曰以後子孫作皇帝時臣下有建言設立丞相者
 本人凌遲全家處死此其為聖子神孫計至深遠
 也及嵩為輔臣儼然以丞相自居挾皇上之權侵
 百司之事凡府部每事之題覆其初惟先呈稿而
 後敢行及今則先面稟而後敢起稿嵩之直房百
 官奔走如是府部堂司嵩差人絡繹不絕事無大
 小惟嵩主張一或少違顯禍立見及至失事又謝
 罪于人雖在前丞相之專恣未有如斯之甚者是
 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又
 無丞相之干係以故各官之陞遷未及謝恩先拜
 謝嵩蓋惟知事權出于嵩惟知畏懼奉承于嵩而
 已此壞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

疏

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僭
 踰皇上令嵩票本蓋任人圖政之誠心也豈意嵩
 一有票本之任遂竊威福之權且如皇上用一人
 嵩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薦之也及皇上黜一人
 嵩又揚言于衆曰此人不親附于我票本罷之皇
 上宥一人嵩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救之也及皇
 上罰一人嵩又揚言于衆曰此人得罪于我故票
 本報之凡少有得罪于嵩者雖小心躲避嵩亦尋
 別本帶出旨意報復陷害是嵩竊皇上之恩以市
 已之惠假皇上之罰以彰已之威所以群臣感嵩
 之惠甚於感皇上之恩畏嵩之威甚于畏皇上之
 罰也用舍賞罰之權既歸于嵩大小臣工又盡附
 于嵩嵩之心膽將不日大且肆乎臣不意皇上之
 明斷乃假權于賊手如此也此竊皇上之大權二
 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人臣事君之忠也書
 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
 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蓋人臣以已之善而
 歸之于君使天下皆稱頌君之德不敢彰已之能
 以與君爭功也嵩于皇上行政之善每事必令子
 之蓋惟恐天下之人不知事權之出于已也及今
 則將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板刊行爲書十册名
 曰嘉靖疏議使天下後世皆知皇上以前所行之
 善盡出彼之揆置主張皇上若一無所能者人臣
 善則稱君之忠果若此乎此掩皇上之治功三大
 罪也皇上令嵩票本蓋君逸臣勞之意嵩乃令子
 世蕃代票恣父逸子勞之爲世蕃却又約諸乾兒
 子趙文華等羣會票擬結成姦黨亂政滋弊一票
 屢更數手機密豈不漏泄所以旨意未下滿朝紛
 然已先知之及聖旨既下則與前所講若合符契
 臣初見嵩時適原任職方司郎中江冕稟事于嵩
 曰昨御史蔡朴叅守備許實等失事本部覆本已
 具揭帖與東樓聞東樓已票送及未知如何東樓
 者世蕃之別號也嵩云小兒已票罰俸內分兩等
 甚有分曉皇上定是依擬臣初甚疑及後旨下果
 如嵩言即臣所親見一事則其餘可知矣又前經
 歷沈鍊劾嵩皇上將本下大學士李本票擬本又
 熟軟庸鄙奔走嵩門下爲嵩心腹感嵩之恩又畏
 嵩之威愴惶落魄莫知所措差人問世蕃如何票
 世蕃乃同趙文華擬票停當趙文華袖入遞與李

世蕃乃同趙文華擬票停當趙文華袖入遞與李

本李本抄票封進此人所共知也即劾嵩之本世
 蕃猶得票擬則其餘又可知矣是嵩既以臣而竊
 君之權又以子而並已之權百官孰敢不服天下
 孰敢不畏故今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謔又曰
 此時父子二閣老他日一家盡獄囚蓋深恨嵩父
 子並專權柄故耳此從姦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
 事之廢壞皆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為輔臣宜
 明功罪以勵人心可也乃為壟斷之計先自貪冒
 軍功將欲令孫冒功于兩廣故先布置伊表姪歐
 陽必進為兩廣總督親家平江伯陳圭為兩廣總
 兵鄉親御史黃如桂為廣東巡按朋姦比黨朦朧
 奏合先將長孫嚴效忠冒兩廣奏捷功陞所鎮撫
 又冒瓊州一人自斬七首級又告併前效忠七首級
 病乃令次孫嚴鵠襲替鵠又告併前效忠七首級
 功加陞錦衣衛千戶今任職管事有武選司吳宇
 十九號堂稿可查夫效忠嚴鵠皆世蕃子也隨任
 參養未聞一日離家至軍門乳臭孩童亦豈能一
 人自斬七首級而假報軍功冒濫錦衣衛官爵以
 故歐陽必進得陞工部尚書陳圭告病回京得掌
 後府印信黃如桂得驟陞太僕寺少卿是嵩既
 皇上爵賞之權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陞遷
 其私黨此備既作倣效成風蔣應奎等令子冒功
 打死發遣皆嵩有以倡之也夫均一冒功也在蔣
 應奎等貪冒科道則劾之在嵩貪冒人所共知科
 道乃不敢劾然嵩積威足以箝天下之口可知矣
 此冒朝廷之軍功五不罪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
 為事革任嘉靖二十九年張達等陣亡正口口竊
 伺之時使嵩少為國家之心選一賢將口口聞
 知豈敢輕犯京師世蕃乃受鸞銀三千兩威逼兵
 部薦為大將及鸞冒哈舟兒軍功世蕃亦得以此
 陞官廕子嵩父子彼時嘗自誇以為有薦鸞之功
 矣及鸞權日盛出嵩之上反欺侮於嵩故嵩嘗自
 歎以為引虎遺患後又知皇上有疑鸞之心恐其
 敗露連累始不相合互相誹謗以泯初黨之跡以
 眩皇上之明然不知始而逆鸞之所以敢肆者恃
 有嵩在終而嵩與逆鸞之所以相反者知皇上有
 疑鸞之心故耳是勾口背逆者鸞也而受賄引用
 鸞者則嵩與世蕃也使非嵩與世蕃則鸞安得起
 用雖有逆謀亦安得施乎進賢受上賞進不肖受
 顯戮嵩之罪惡又出鸞之上矣此引背逆之姦臣

後甫藝文志

卷之三十六疏

六大罪也嘉靖二十九年口口犯京潑入失律歸路已絕我軍奮勇正好與之血戰一大機會也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於嵩嵩宜力主勦戰以伸中國之威以紓皇上之憂可也乃曰京師與邊上不同邊上戰敗猶可掩飾此處戰敗皇上必知莫若按兵不動任賊搶足便自退回以故汝夔傳令不戰及皇上拏問汝夔求救於嵩嵩又曰雖是拏問我具揭帖維持可保無事蓋恐汝夔招出真情故將此言啜哄以安其心汝夔亦恃嵩平日有同天手段故安心不辯及汝夔臨刑始知為嵩所誤乃大呼曰嚴嵩誤我矣此人所共知也是汝夔不出戰之故天下皆知為嵩主張特皇上不知之耳此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黜陟者人君之大權非臣下可得專且私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華任為民矣嵩乃於嘉靖三十年考察京官之時恐嚇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罷黜荷蒙聖明洞察其姦將應豐留用夫應豐乃皇上供事內廷之臣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內之臣遭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耶戶科都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劾嵩與世蕃降為典史

夫汝進言官也縱言不當皇上既降其官矣其為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嵩乃以私怨罷黜之則在外之官被其中傷陷害者又何可勝數耶夫嵩為小人故善人君子多與之相反嵩不惟罷其官又且加之罪不惟罰及一身又且延及子弟以故善類為之一空此時計數正人君子能幾人哉是黜陟之權皇上持之以激勵天下之人心賊嵩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嵩既專權則府部之權皆撓于嵩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于文武官之遷陞不論人之賢否惟論銀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效皇上為心惟日以納賄賄賊嵩為事將官既納賄於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而邊方為甚有司既納賄於嵩不得濫取於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而北方之民為甚一人專權天下受害怨恨滿道含冤無伸人人思亂皆欲食嵩之肉皇上雖屢加撫恤之恩豈足以當嵩殘虐之害若非皇上德澤之深祖宗立法之善天下之激變也久矣軍民之心既怨恨思亂如是臣恐天下之

患不在口口而在域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天罪也風俗之隆替係天下之治亂我朝風俗淳厚近古自逆瑾用事始為小變皇上即位以來躬行古道故風俗還古及嵩為輔臣諂諛以欺乎上貪汗以率其下通賄慝懃者雖貪如盜蹠而亦薦用奔競疎拙者雖廉如夷齊而亦罷黜一人貪辰天下成風守法度者以為固滯巧彌縫者以為有才勵廉介者以為矯激善奔走者以為練事卑污成套牢不可破雖英雄豪傑亦入套中從古風俗之壞未有甚於此時者究其本源嵩先好利此天下所以皆尚乎貪嵩先好諛此天下所以皆尚乎不潔流何以清風俗不正而欲望天下之治得乎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皇上之聰明固若不知者何哉蓋因皇上待臣下之心出于至誠賊嵩事皇上之姦入于至神以至神之姦而欺至誠之心無怪其墮于術中而不覺也臣再以嵩之五姦言之知皇上之意向者莫過于左右待從之臣嵩欲託之以何察聖意故先用寶賄結交情熟于皇上官中一言一動一起一居雖嬉笑欲戲之聲游觀宴樂之為無不報

嵩知之每報必酬以重賞且聖意所愛憎舉措嵩皆預知故得以遂逢迎之巧以悅皇上之心皇上見嵩之所言所為盡合聖意蓋先有人以通之也是皇上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此其姦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嵩欲阻塞天下之言路故令乾兒子趙文華為通政使凡章奏到文華必將副本送嵩與世蕃先看三四日後方纔進呈本內情節嵩皆預知事少有干于嵩者即先有術以為之彌縫聞御史王宗茂劾嵩之本文華停畱五日方上故嵩得以展轉撫飾其故是皇上之納言乃賊嵩之攔路穴此其姦二也嵩既內外彌縫周密所畏者廠衛衙門緝之也嵩則令于世蕃將廠衛官籠絡強迫結為兒女親家夫既與之親雖有忠直之士孰無親戚之情於賊嵩之姦惡又豈忍緝訪發露不然而嵩籍江西去京四千餘里乃結親於此勢屬不便欲何為哉不過假婚姻之好以遂其掩飾之計耳皇上試問嵩之諸孫所娶者誰氏之女便可見矣是皇上之爪牙乃賊嵩之爪葛此其姦三也廠衛既為之親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恐其奏劾故于科道之初選非出自門下者不得與中書行人

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門下者不得與行取之例
 考選之時又擇熟輒圓融出自門下者方補科道
 苟少有忠鯁節義之氣者必置之部屬南京使知
 其罪而不得言言之而亦不真既選之後或入拜
 則留其飲酒或出差則為之餞賍或心有所愛憎
 則峻之舉劾為嵩使令至五六十年無所建白便陞
 京堂方而夫既受嵩之恩又附嵩且有效驗孰肯
 言彼之過乎其雖有一二感皇上之恩而欲言之
 又畏同類泄露孤立而不敢言而嵩門下之人每
 張大嵩之聲勢陰阻其敢諫之氣以故科道諸臣
 寧忍于負皇上而不敢忤于權臣也是皇上之耳
 目皆賊嵩之奴僕此其姦四也科道雖籠絡停當
 而部官有如徐學詩之類者亦可懼也嵩又令子
 世蕃將各部官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援之
 鄉里或託之親識或結為兄弟或招為門客凡部
 中有事欲行者先報世蕃知故嵩得預為之擺布
 各官少有怨望者亦先報世蕃知故嵩得早為之
 斥逐連絡結深根固蒂合為一黨互相倚附各
 部堂司大半皆嵩心腹之人皇上自思左右心腹
 之多賊嵩之心腹此其姦五也夫嵩之十罪賴此
 五姦以彌縫之識破嵩之五姦則其十罪立見意
 嵩握重權諸臣順從固不足怪而大學士徐階附
 天下之重望荷皇上之知遇宜浚抵力排為天下
 除賊可也乃畏嵩之巧足以肆其謗懼嵩之毒足
 以害其身寧鬱快終日凡事惟聽命于嵩不敢持
 正少抗是雖為嵩積威所劫然于皇上亦不可謂
 之不負也階為次輔畏嵩之威亦不足怪以皇上
 聰明剛斷雖逆鸞隱惡無不悉知乃一向含容于
 嵩之顯惡固若不能知亦若不能去蓋不過欲全
 大臣之體面姑優容之以待彼之自壞耳然不知
 國之有嵩猶苗之有莠城之有虎一日在位則為
 一日之害皇上何不忍割愛一賊臣顧恐百萬蒼
 生之塗炭乎况邇來疑皇上之見猜已有異離之
 心志如再賜優容姑待之恩恐致以前宰相之禍
 天下臣民皆知其萬萬不可也臣前諫阻馬市謫
 官邊方往返一萬五千餘里道途艱苦妻子流離
 宗族賤惡家業零落幸復今職方纔一月臣雖至
 愚非不知與時浮沉可圖報于他日而履危冒險
 攻難去之臣徒言取禍難成僥倖萬一之功哉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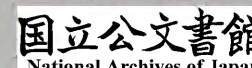
皇上既以再生之恩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皇上况臣狂直之性生于天而不可變忠義之心痒于中而不可忍每恨壞天下之事者惟逆鸞與嵩鸞已殛死獨嵩尚在嵩之姦惡又倍于鸞將來為禍更甚使舍此不言再無可以報呈上者臣如不言又再有誰人敢言乎伏望皇上聽臣之言察嵩之姦群臣于嵩畏威懷恩固不必問也皇上或問一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閣臣論以勿畏嵩威如果的實重則置以專權重罪以正國法輕則諭以致仕歸家以全國體則內賊既去朝政可清矣將見□□前既聞逆鸞之死今又聞賊嵩之誅必畏皇上之聖斷知中國之有人將不戰而奪其氣聞風而喪其膽况賊臣既去豪傑必出功賞既明軍威自振如或再寇用問設伏決一死戰雖係俺答之頸梟吉囊之頭臣敢許其特易易耳外賊何憂其不除外患何憂其不絕乎內賊既去外賊既除其致天下之太平何有故臣欲捨死圖報而必以討賊臣為急也然除外賊者臣等之責而去內賊者則皇上之事臣感皇上知遇之厚不忍負荷皇上再生之恩不能忘感感激無地故不避萬

死為此具本
親齋謹奏

張氏願代夫死疏

罪臣楊繼盛妻張氏謹奏臣夫

逆謀蒙恩僅從薄謫旋因鸞敗首賜滌洗一歲四遷歷躡原職臣夫拜命之後啣恩感泣私圖報效或中夜起或對食忘餐臣所親見不意誤聞市井之談尚狃書生之習遂發狂論致干宸怒復荷高厚之恩不即加誅俾從吏議臣夫自受杖入獄死而復甦者數次剜去臀肉斷落腿筋膿血流約五六十碗衣被沾汚日夜籠柙荷極苦楚且年荒家貧食不能給臣紡績織履供給饘棗已經三載刑部兩次奏請俱蒙特允監候臣夫再蹈于死而陛下累置之生臣之感佩惟有焚香禱祝萬壽無疆而已頃聞廷臣會議適與張經一案同時啟奏題奉欽依律處決臣夫雖復捐軀市曹自足瞑目地下臣仰惟陛下方頤養冲和保合元氣昆蟲艸木皆欲得所况人命重于昆蟲臣夫中懷忠慙豈惜一迴宸顧下照覆盆倘蒙鑒臣螻蟻之私少從未減不勝大幸若以罪在不赦願將臣斬首都



市代夫罪臣夫雖遠禦魑魅親執干矛必能效命疆場以報國恩臣于九泉亦啣結無既矣臣無任激切祈懇惶悚待命之至

孫承宗請宥戚臣王昺疏 奏為言臣既釋戚臣當

憊愚以全肺腑事臣竊見故駙馬都尉王昺以四
十三年蒙欽譴于今六年矣昺與臣同里當臣請
告里居各遭病喪不甚任還頃臣以陞任還朝詣
昺苦次見其貌瘁神傷鬢髮半白蓋泫然涕下自
悔以憊愚負陛下深恩也臣忝居侍從竊見昺翔
艾已濳未蒙思貸即昺不足惜乃陛下于肺腑親
臣畢世而怒其關係聖德甚大遂妄效欵欵之愚
惟陛下垂察焉臣聞延慶長公主無嗣其墓在都
城西昺既棄遠誰是松楸一坏茂草幾楸狐兔昺
一念及未嘗不涕覆面也嗟乎生為帝女歿為餒
鬼陛下忍之乎延慶固聖母愛女延慶逝止遺一
女嫁彰武伯嗣子昺一棄遠遂成生別母恃既絕
父怙終遠臣猶憶此女納采之日皇太后問遺絡
澤不絕即陛下嘗累有賜予意昺即有罪即下

天慈陛下何忍使聖母遺慈不竟于延慶而戮
弱息思母思父無已時乎陛下同氣幾人在者惟
瑞安長公主耳潞藩之厚非它臣可希即都尉燁
倍受恩澤都尉拱宸得官庶嗣臣知陛下篤念同
氣不聞存亡獨昺以憊愚自取棄遠然陛下天慈
篤厚試想聖母愛女深心必有不忍于妹而念其
女者恐使昺不與兩都尉同乎昺天家貴冑也一
朝棄遠溷襍隸氓步出里門人不讓路臣頃在里
中間大行皇后喪議迎計詔而昺遂自立庶人不
儕紳弁即其母歿例有恩卹而不敢請每撫棺流
涕自怨其以憊愚累母竊見陛下于兩都尉予官
階予肩輿而昺不能及其母昺非木石豈不知陛
下勸懲大法而痛自創艾且若輩食粗衣稅胡不
快心而昺獨美忠直為言陛下覽天朝掌故二百
餘年來曾有幾都尉言者昺誠憊而志潔行芳可
為戚臣生色陛下不拔之為戚臣樹赤幟而豈忍
錮之國家大政大臣言之諫臣言之宗臣戚臣又
言之此清朝盛事故天下嘉劉御史未嘗不直昺
苟固謂御史當宥陛下宥御史自不緣昺乃請言
不既中乎臣知陛下必有以待昺矣臣聞世宗肅

皇帝亦曾譴鄔都尉景和旋以景和請守公主墓
 予環皇上動法皇祖豈景和可徵恩皇祖而陛下
 忍終恡于曷臣又聞宗臣克鯨與曷同罪似可並
 及于寬然臣不知其事獨以與曷同里遂妄及之
 至若監生陸宗本生員劉如砥皆素有名行曷之
 封事實不關兩生倘念匹夫卿冤亦于天和則又
 當並議准復者非臣所敢必也臣仰見皇上篤念
 同氣而曷屬肺腑懿親故敢掇拾瑣細以動天慈
 若其材識可克任使尚不當約給予爵祿而况併
 其爵祿奪之伏乞俯念憊愚不當久怒肺腑不當
 終遠早霈天慈大擴聖度特賜召還與
 宗臣同復名爵其光益聖德無涯矣

孫承宗擬緩舉三殿及朝門工程疏

臣聞聖哲之
 主不托私于

公以實瓊盈之積老成之臣不議羸于誦以襲太
 平之觀故天下之物力克盈而因陋就簡非所以
 肅朝嘗而為觀于天下也天下之民力殫竭而徇
 名廢實非所以卹人瘼而彌患於方來也臣觀今
 天下有易為于上而不肯為冀幸于下而不能必
 如其名則以為不可緩緩其實則以為不可急者
 以接羣辟而修庶政也數年來朝講輟而不舉典
 禮行而幾罷則以為是未成之故即中為大小臣
 工咸喁喁曰安得不日成之然臣竊以為是可緩
 也何也被絺絺者不苦鬱燠襲狐貉者不畏盛寒
 有其具者易其備也今天下之財下出而不得入
 上入而不肯出將作之開納悉而民不應它曹之
 借索煩而有難給獨有大內之積可以易其備而
 臣又竊意陛下之未肯遽也何也頻年來未嘗不
 許言之而卒無一有也夫將作既不可支而內帑
 又不肯遽獨有索之百姓耳秦隴之材非無脛而
 至工役之腹非畫餅而實陛下誠思今天下百姓
 尚堪此乎唐魏徵曰民欲靜上重擾之民方窮上
 重蠹之今之謂已臣觀今天下之民方大病而未
 蘇調之以參苓攝之以梁肉尚可以生即不然而
 聽其自息自便而不擾亦可以苟延倘如嚴家之
 隸力疾而作豈惟下不勝其役而上亦不安其適
 何也久張之弓易頓方駭之馬難策也臣不敢據
 茅茨之說以久稽大觀亦不敢拾莊麗之談以徇
 衆聽惟願陛下緩之緩之者非耽延于今而遺患

于後也執大尊以酌天下之人心體百姓以培無疆之命脉勿藉工程之役而為分外之誅求勿信貂璫之口而動已疲之大眾如瑩精太平臨朝願治則文華武英未嘗不可聯泰交而布政大于臣民也且如文皇帝時物力何如今日而三殿之成尚需于後豈今日之百姓獨不可緩乎臣望陛下仰承文皇帝慎重之心俯察臣民艱難之意先蘇大病之民徐修寒暑之具然後一舉而成之未晚也臣不勝大願

李若珪泰昌年號疏

為年號當講事殿下明日登極

登極之日即定年號之日前先去登極纔半日耳為太昌元年預先朝臣皆知今去登極纔半日耳其用何者兩字為元年已擬上否已蒙欽點否職等皆不之知禮部亦不之知此等大事禮部當會議禮科亦當與聞此始勿論惟是先帝在位雖僅一月而善政遍滿已足千秋豈可使年號之不存昔建文無年號人心至今不平豈可今日又有此大缺大謬職有一得之愚啓之殿下商之同朝謂除明年正月初一日為殿下紀元之始今年自八月初一日先帝登極之日以至十二月終斷宜屬之先帝俱稱泰昌元年萬曆年號自今年七月終止則是先帝之年號既不虧萬曆在位之實數又不妨殿下明年之稱元誠至便也造曆在即時刻難緩懇乞令諭閣部即速會議上請仍諭該部傳示內外臣民自今以至年終一也切文書俱稱泰昌元年可也

李國楷脩實政以濟時艱

忌煩言以定國是疏

善治天下者萬務糾紛繁共領而自理眾口波馳濟其源而自清故天下之所恃為維者政事與議論兩途而已此兩者勢相衡弊亦相因政之別弊不獨在政也而亦足以生言言之講張不獨在言也而亦足亂政分綜有各重之形獨制有歸一之路陛下亦念及此耶昔人曰不見其形願察其影今時事之孔棘人言之可畏臣欲臚列而不詳欲深言而不敢臣固畧言之可畏臣欲臚列而不詳欲臚獲袖手而旁睨處分不明姑婦勃谿而鬪齒此不可為家其大於家者可知也今之當局而幹者

陛下之家政也露章以請者皆陛下噴室之言也
 臣不知其所謂政者何如第見悠悠泛泛無振舉
 之精神亦不知其所謂言者何如第見如蜩如蟬
 有虛憍之意氣觀朝而九列孤揆庶司彫曠千孔
 開張渾漏天之難補百呼莫應若濃寐之不醒重
 之哀鴻在野虺子假以含息脫巾在邊癰人待其
 潰決卽極力匡襄恐時艱之未頓起也陛下得無
 有懼心焉乃哆口而譚者又可異矣一事也辰酉
 換其與除一人也由躋參其毀譽箚則角之忽挾
 筆下之風霜合則怨之俄灑舌端之雨露越楚懸
 於肺肝戈矛起於同室國是不明莫此爲甚陛下
 得無有厭心焉臣愚以爲頽隳是委罪在官守而
 上或以廢閣啓其端支誕之失罪在言責而上或
 以畱中張其焰今之大計亦日脩實政息煩言而
 已夫以政脩政終日之補苴幾何然精明振厲皇
 綱何以委頓中外何以壅闔服官者何以蓄縮持
 後奉令者何以汗漫寡成舉令甲之舊毅然釐飭
 不啻駟銜夏駕之馬而予之以楸轡將天下之賸
 者開明什者起立則齊時限之以務矣夫以言
 言衆喙之臬張實甚然謨靜謐皇上昔年亦試
 享之無今日凌誅之風習也誠思顓天無隔闔之
 若投匭無不報之牘勿論門戶中門戶外而第衡
 其理勿論獨爲矯衆爲狗而第核其情舉皮閣之
 塵豁然蕩滌不啻驚風震浪之舟而導之於安流
 將天下之囂者歛頰謾者帖心則定國是之要術
 矣究而言之陛下惟不脩實政耳誠脩之則行乾
 之精意束人於政中重巽之明威攝人於言外政
 實而言者自不得虛政簡而言者自不得煩畫一
 之法立游譚聚議之徒息陛下何不一轉念而爲
 此屑越也臣愚不勝倦倦
 惟垂神省覽焉天下幸甚

郭興治奏請給假終喪疏

謹題爲本生母殷乞賜給假終喪以盡子情萬

一事臣聞之聖王制禮總不越乎人心禮有定制
 而心亦克盡者固有可常可久之大典心本無窮
 而禮不克盡者寧無不通不變之微權故聖王以
 孝慈持世必不鬱人無已之至情臣子以忠孝盟
 心又豈忍自鬱其至情哉此臣所以不避斧鉞之
 誅而披瀝於君父之前也臣自幼出繼於叔父爲

子不幸命運孤苦甫數年之中生父嗣父相繼淪
亾方登仕籍而嗣父又溘先朝露自少至壯游遭
患難沈憂之餘髮皆寸白然猶幸踰七望八之生
母煢煢相依也忽於本月十六日家報至以思臣
成病故矣傷哉臣聞之不覺神魂俱喪五內崩裂
而血淚之橫流也自臣備員使署畏簡書而不敢
寧居效馳驅而不遑將母雖人臣以身許國義無
反顧而桑榆暮景之老親其所以望天涯而目斷
倚閭門而魂越者蓋已三年於茲矣今春臣勉離
膝下復命闕庭意謂僥倖一年於茲矣今春臣勉離
意絕裾而出杖屨而歸哉憶臣出門之時母猶屬
臣曰早去早回吾爲汝勉強加飯豈虞暫離之日
遂爲長別之日暫訣之語遂爲永訣之語想呻吟
牀簣之間彌留欲絕之際其所以思臣望臣者不
知苦楚萬狀酸辛萬狀而臣竟不知也臣尚得爲
人哉手中針線尚在遊子之衣眼底白雲已散慈
親之舍今臣卽鐵石爲心而不能不百碎也况乎
饘粥不得親奉藥餌不得親嘗殮不知何衣含不
知何物此皆尋常人子之所得盡者而臣皆不得
慟哉臣此生此世永爲銜恨之人卽地老天荒臣

音者也伏乞聖明俯垂鑒憫亟遣名將速統精兵
星馳電赴保中原之重地鞏天下之人勢在此一
舉職曷勝激切哀
籲悚惶待命之至

范景文盡節遺疏

謹奏為孤臣盡節特切戀王事

竭忠攄蓋以報隆恩而受命之日即值太原告陷
大厦已傾隻手難支負乘致寇臣罪萬千迨賊既
薄都臣力主聯絡人心堅守待援乃十九之夜翠
華一移衆心遂亂力盡難施惟有一死以報皇上
而已惟皇上以可為堯舜之君而今出唐德宋高
之舉固自多難殷憂運數使然而誰為為之能不
痛恨于悞國之奸也哉伏祈法湯改過如周維新
親賢遠奸以用人輕徭薄賦以撫民憤發精神鼓
舞忠義蚤圖恢復重還故都立成中興大業
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可勝涕泣依戀之至

袁懋德請兵餉疏

題為餉銀關係匪輕兵馬虛糜

勅定成規嚴防冒破以收寔效以壯軍威以節國
用事竊惟國家錢糧大半養兵兵之所需首重

馬匹我

皇上不恤百萬金錢使之各足誠以士飽馬騰無事

足以保障有事可以折衝也今天下兵馬有名無

實亦既彰明而較著矣若不嚴定成規及時查核

恐積弊日深耗蠹將何窮也臣在兵言兵敢為披

瀝陳之臣閱科抄見兵部覆鹽臣高爾位一疏據

稱揚州額兵見在六百名今疏稱僅三十名等語

虛冒至此豈不可駭今雖奉

旨嚴查恐積弊已深上下通同乾沒回奏時必有許

多支飾詐多破調矣在部臣定當加意嚴核議覆

無容臣贅但臣總總慮之兵馬虛糜不獨揚州為

然亦不獨漢兵為然也凡直省提督鎮守并督撫

題請隨帶閑甲及一切標營兵馬比比皆然是不

可不亟為詳議也者比如提督鎮守當出鎮之時

止開一兵馬數目報部兵部即照數移咨戶部戶

部昭咨撥給錢糧是兵部原未嘗一一親核即督

撫間一查點而更調那移將無作有或倩人頂替

購一時之見聞填無窮之窟壑此提督等兵馬之

冒破也又如督撫大臣封疆重任壯丁馬匹隨帶

標營兵馬按籍則有核實則無中飽自肥一如提

督鎮守者所為此督撫等兵馬之冒破也夫一兵

一馬月給銀米馬乾本折不等約費銀四兩一年

計之每名費四十八兩積十而百積百而千虛耗

錢糧者不可勝計度支安得不告匱乎臣以為清

理錢糧亟當綜核兵馬而綜核兵馬之法內則嚴

飭部臣外則嚴飭督撫按其從前者無論矣自今

以往如督撫隨帶閑甲馬匹既蒙

俞旨兵部即示令備造清冊將各丁年貌籍貫詳明

開注一樣三本該部照冊查驗相同一本存部一

本督兵發撫撫兵發督一本發於按臣其馬則部

定一字號印烙馬臀其烙過馬數亦明注冊中到

在之後撫臣兵馬督按嚴查督臣兵馬撫按嚴查

照冊點驗明白始發餉料嗣後仍不時稽查庶隨

帶之冒破可少清矣至若提督鎮守一切標營亦

照此例造冊印烙此冊當造四本一部一督一撫

一按如給錢糧必督撫按公同查驗一一明白始

行給發庶提督等之冒濫亦可清矣然臣更有請

者滿洲係從

龍舊臣決無虛冒之事但兵馬事同一體查驗必須

畫刷後駐防大兵亦當照此例造冊五本一存本
 固山一存部三存督撫按令各督撫按按公同查驗
 明白然後給發錢糧則駐防之冒破無不清矣如
 此則無伍不實無糜不充鼓厲秣而固屏藩裁虛
 耗而充府庫不亦肅清戎政之要務乎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嚴立成規通行直省督撫按各衙門
 一體遵行如有差人頂替冒領錢糧者該督撫按
 立行指叅如督撫徇庇及彼此互相容隱者許按
 臣據實指叅如督撫按皆不嚴查許部臣及科道
 官核實糾處將見制定可遵法行知畏於以樹威
 省費保泰持豐可永萬萬年金湯之固矣臣一介
 微臣言多唐突特以兵馬錢糧關乎軍國重寄
 故不避嫌怨不識忌諱披瀝
 上聞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皇上乾斷施行因陳條議字多踰格統祈
 睿慈鑒宥十一月二十六日

袁懋德請嚴飭督撫疏

題為督撫之安攘日弛地方之摧殘日甚有辜

帝眷勿軫民艱伏祈

事臣聞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固本之策在司道以

下則職其詳在督撫則職其要又固本之本者也

督撫清嚴則下必奉法又誰敢衡行於光天化日

之下哉若今日督撫諸臣臣不能無議者查得浙

東甬定亦孔棘矣督撫諸臣臣不能無議者查得浙

皇上哀浙民弗靖整旅杭州浙省城中向曾因駐扎

防兵築有滿城其間室宇鱗次凡舊兵既去之屋

皆可備新兵方至之居不必更為圈佔以滋擾地

方者也設有不從該督撫臣列具緣由奏請定

奪孰意庸庸唯唯悉聽指麾遂使西南數萬戶立

刻覆巢流亾相率且既估之後如器具之未備也

則攫器具如薪糧之未儲也則攫薪糧或無錢而

強為白手之攘或一錢而必勒千錢之物攘奪之

害徂詐百端有難更僕數者矣且更有可議者兵

之駐防駐于要害之地乎抑駐于遙制之地乎如

止於遙制則駐扎省城可耳若以防要害則浙省

之距定海計程七百餘里一旦禦侮所謂鞭長不

及馬腹者此也假使沿海一帶先設豫防狡焉小

醜且望軍威而退靡矣又安敢搭浮橋造木城闌

入內地以糜爛我赤子乎撫臣歷任浙中地方情

形與防海緩急應熟知之至於督臣向統大兵其
策縱容毒虐罔恤民生豈寬大養重遂了總督之
責耶臣更舉廣東言之粵省自逆寇傷殘民之困
於水火者非一日矣自建藩彈壓垂斃之民莫不
喜曰

皇上軫我兩粵特設撫綏庶可生死骨肉矣以今所
聞乃有波累逼勒於營債者有鞭棍鎖縛於私刑
者有差使絡繹而受折乾之苦者有強佔橫攫而
受兵驕之害者有據市專肥而奪民間之利者種
種腴削奚止數端督撫諸臣不當取彼暴橫而重
加之以法乎即限於勢之誰何亦當條例罪狀上
請

宸裁則兵丁之橫可除而差使之熖立撲矣夫何鉗
口結舌在彼鴟張曾不聞飛章入告豈民可以
窮可以散可以束手而待斃而豪傑之眾不可少
一挫折乎向非按臣田昇龍張問政入境採詢激
切敷陳將陷於焚溺者誰為之繪圖而噬於虎狼
者誰為之痛楚哉夫此兩省督撫皆蒙我
皇上特恩簡授秉鉞綏民典刑除害皆所應盡之職
今乃日漸廢弛日漸狗彘縱養癰蓄蠱貽害無窮上
則有負於

皇恩下則勿顧其民怨苞乘罕術強幹無猷若不亟令
警省則相率成風全無忌憚民命幾何寧堪此日
刀而月斧也伏乞
皇上誕敷天誡令其大矯前失悔過自新一切兵差
不許擾害民有違禁者輕則徑行拏問而重則具
疏指叅嚴行懲處若督撫尚習優容許科道官據
實糾叅治以狗彘縱庶塗炭之遺民
有賴而金湯之保障無疆矣

袁懋功請嚴再審疏
謹題為熱審宜垂定例再審
責在實行恭請
明旨以廣

好生事臣伏讀
諭憂時亢旱清獄慎刑法司諸臣無不奉行惟謹
刊示布諭軍民傳誦懽欣鼓舞古之帝王解網泣
罪曷以加茲臣在刑言刑職掌所係俯竭愚誠竊
照熱審一款載在會典每歲小滿後舉行蓋夏暑
鬱蒸囚圜禁錮疾疫易生其中犯有輕重事有牽
連幽繫離同情罪非一因開一面以示矜全我
皇上親政初年奉有上傳因劉祖生一案思前代

後甫善文志
卷之身三六疏

嘗有熱審之例傳刑部通察刑獄今以亢旱復布德音見今清理可無出滯臣思恤獄省刑聖王美政請自今以後垂為定例每歲法司屆期上請以彰朝廷法外之仁此可垂之久遠無弊者也

又臣在垣抄發紅本每見外詳重辟輒奉巡按御史再行清審具奏之

旨無非重視民命詳審不厭再三苟可矜全即開生路以示刑期無刑之意但已成之案後官未便遽翻原問之招本官又何肯自易是以原招結案者十之八九駁翻開豁者十無一二雖云再審不過因循故事遲延歲月其于

皇上好生之德未嘗實施而下究伏乞

勅下部院通行申飭以後凡奉

旨再審務親行詳鞫毋徂成招如古真卿之決獄于公之辨冤倘有可原詳奏定奪亦足以仰副

皇仁而迓天休也如果臣言可採伏望

聖明俯賜裁擇施行

表

柳宗元禮部賀白龍并蓮花合懽蓮子黃瓜等

表 臣某言伏見今月日內出滄州所進白龍見圍蓮子示百僚二十三日又出鹽滄所進合歡黃瓜圖者二氣交泰萬國同和動植思協於殊祥遐邇畢陳其嘉應披圖按牒聖理彰明臣誠歡誠慶頓首頓首伏以天地非遠有感必通疊瑞重祥累集宮禁池蓮表異靈化非常敷彼清光徵佛書而尤絕成其嘉實驗祥經而甚稀積慶旁流自中徂外遂使龍騰白質乘秋果應於金行瓜合黃中表聖更彰於士德遠通邊徼近出苑園合慶同歡周於億兆况復邦畿之內雨霽必時宿麥大穰嘉穀滋茂和風孕育靈氣陶蒸是皆發自帝心達於天意周流升降成此歲功惠彼羣生自為嘉瑞臣某深惟多幸獲遇斯時觀靈貺之備臻知人和之溥洽無任慶忭

躍蹈之至

歐陽修賀平貝州表

盜孽竊興人祇其忿果憑睿

推仁育物浸澤在人常服儉以躬行惟足兵而在
念至於多捐金幣講好強鄰務休戰爭愛惜士卒
德至深而莫報恩既厚則生驕敢肆妖狂自干斧
鉞驅脅士眾閉守城闕既違天而逆人宜不攻而
自破况聖神運畧將相協忠不遺一人咸即大戮
悖慢者警而肅格昏愚者知有誅
揚威令臣幸忝
郡守欣聞德音

李國楷擬進文華寶鑑表

命申元鼎發琬琰於瑤

瓊笈欣逢作述之會叨陪編次之榮知燕翼之謀
長瞻龍樓而衷惕臣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
天下有大器恒筦挈平元良致治多成模絜昭垂
於圖史風憲典則夏道敬承緝熙光明周王肆靖
故居學正業志不懈於乾乾而秋實春華功每收
乎旦旦然前言往事誰非蓄德之資乃淡見甘聞
無取沃心之益帝範之連篇篋矣承華之要畧無
星炳青宮如今日者也欽惟皇帝陛下德冒玄濛
功儀蒼瀨用創為守冀北雲蒸驟帝馳王中原霧
汎謂太子者天下之根本善作期於善成言行者
君子之樞機前事可師後事矧皇考有大訓予一
人勿敢或忘而作者有明徵二三臣其體朕志用
緝往牒載煥新猷蓄潤乾潛乃流仁於不置磨礪
震器庶圭鬯之無瑕顧臣樸樾之材謬當編摩之
任文華清切懼去取之迷方寶鑑精瑩慙妍媸之濫
入校讐力盡才敢襲謬於金根披閱魂搖妄冀增
輝於銀榜戴九重之嘉命鳳騫龍蟠集眾善之兼
長狐腋鷄跖咸陽寶鑑忽炳煜于晨光赤水玄珠
乍勃騰于夜浪此皆一人之寵豈曰臣力之能然
葵藿之誠傾心南陸而芙蓉之水函奉北園所以
祇竭鴻私仰禪鶴禁者也伏願陶鎔天地之鑪鼓
鑄帝王之範蚤教諭慎左右維萬世之治安行正
事聞正言厯三餘之黽勉將東明之日扶桑浴而
愈光繫少海之原渤澥澄
而益潤臣等無任云云

御試郭榮第一名征朝鮮大捷表

伏以 聖武聿昭
赫濯宣威于日出

王諫允塞糾桓奏凱于天匪赤羽單戈船橫海將
 軍封定海黃旄揮練甲勤王旅士奮擒王指島嶼
 以鳴鉦風偃江洲之草翦鯨鯢而獻泮懸松岳
 之巔聲震高麗風行下瀨臣等誠懼誠忭稽首頓
 首上言竊惟皇不廢兵戰蚩尤干涿鹿帝能服遠
 舞干羽于虞階故戎乘三千周紀方叔之烈而大
 功十二齊傳仲父之謀至若殷喬之封乃屬漢置
 之郡鐵船衝海市楊僕出萬里而揚威犀甲破蜃
 樓李勣逾三旬而奏勳縱使遐荒勒石何常絕域
 標銅萬弩迎潮欲射蛟惟聞神武三驅合野能
 開網允頌皇仁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堯天開子舜日出寅旋乾柱而轉坤維洪
 濛再闢吞日精而吐月魄靈異疊徵開萬年有道
 之基肇百世無疆之社奠鰲背掣龍銜風雲羃歷
 豈曰高山其荒耀麟符絢鳳彩祥瑞崢嶸蓋荷維
 天之命水天桂海疇弗賴所併幪蒲子穀侯自成
 覲其汪濊蠡茲螺殼輒敢陸梁按朝鮮之一區據
 扶餘者三姓高瓊王建豈殷叔父之苗穢貊辰韓
 非周老子之邑魂遊海上影彼度索餘花魚戲釜
 中啜茲龍芻小阜乃不知事大謬欲處強致逢

王怒之赫斯不庭則討爰命師于海比爾有罪
 日征電掃雲驅花渡旌旄揮奕奕星陳山布熊津
 鉦鼓震闐闐儼同秋籥之摧折風中真折矣句異
 泰山之壓平壤境不平乎大若繫頸而伏驅江清
 輸納款小腆免冠而銜狼筆命待受降秬酒麻衣
 未見秋毫之犯白種黃漆願為貢篚之材奚煩諸
 葛七擒不復反矣可比采薇六月曷旋歸哉鴨綠
 波明映將軍之喜色牡丹香散聽卒伍之歌聲豈
 非全師而歸定是有功必賞臣等請纓無志學劍
 多慙受方畧干廟謨十不失一運機謀于紀律
 百可當千不言功歸帝座則有慶慶洽臣隣
 伏願奮武揆文安內攘外篤祐以對天下兆鳥流
 魚躍之祥懷柔而及百神紀海宴河清之瑞將見
 皇風翔于萬里卜年卜世卜淵十灑遠越乎姬
 符帝命式于九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同歸于禹
 甸矣臣等無任瞻天仰聖踴躍懼忭之至

高車文志

卷之第三十二

表

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
 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
 入於燕齊器設于寧臺大呂陳于元英故鼎反乎
 磨室薊丘之植植于汶篁自五霸以來功未有及
 先王者也先王以為嫌于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
 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命承教可幸
 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聖賢之君功立而不廢
 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各成而不毀故稱于後世
 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彞萬乘之強國收入百歲之
 蓄積及至棄群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
 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
 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
 說聽于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
 賜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
 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
 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
 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
 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
 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恐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
 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
 以聞惟君王之留意焉

燕王謝樂閒書

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

其願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
 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之于先王也世之所明
 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棄之也且寡
 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以
 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
 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也
 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
 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孰望之
 今君厚受位于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
 掩邪救過難得于君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行有
 失而故惠用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
 之累于為君擇之也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家之
 有垣墻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
 未為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為盡厚也寡
 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

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而明怨于外恐其適足以傷于高而薄于行也非然也苟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不難受也本欲以爲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况傷人以自損乎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桀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于故國爾桀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怠不以去爲心故遠近無議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徧天下語曰論不修心議不累物仁不輕絕智不簡功簡棄大功者輟也輕絕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余且慝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修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也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書謁之

陳餘遺章邯書

昔白起爲秦將南征鄢郢北坑馬

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內多隙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約從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鉄質妻子爲僇乎

徐樂上武帝書

臣聞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瓦

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荆棘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爲資也此之謂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壓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

而身為禽于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于匹夫而兵弱于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陳涉是也况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疆國勁兵不得旋踵而身為禽吳楚是也即羣臣百姓能為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于安危之機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

董仲舒詣丞相公孫弘記室書

江都相董仲舒叩頭死罪再拜上言

君侯以周名自然休質擢陞三公統理海內總緝百寮未有半言之教郡國翕然望風更思改新以助至治郡衆所占必有成功仲舒叩頭死罪仲舒愚慙素無治名大漢之檢式數蒙君侯哀憐之恩

誤被非任無以稱職仲舒竊見宰職任天下之重

群心所歸惟須賢佐以成聖化願君侯大開蕭相

國求賢之路廣選舉之門既得其人接以周公下

士之義即奇偉隱世異倫之人各思竭愚歸往盛

德英俊後滿朝百能備具即君侯大立則道德弘通

化流四極仲舒愚陋經術淺薄所識褊陋不能贊

揚萬分君侯所弃捐竊聞春秋曰賢聖博觀以章

其名擇善者從之無所不聽又曰近而不言為諂

遠而不言為怨故輒披心陳誠仲舒叩頭死罪死

罪夫堯舜三王之業皆由仁義為本仁者所以理

人倫也故聖王以為治首或曰發號出令利天下

之民者謂之仁政疾天下之害于人者謂之仁心

二者備矣然後海內應以誠惟君侯浚觀往古思

畿輔藝文志

卷之三

書

侯足下

路溫舒尚德緩刑書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

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繇

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公扶微與

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不及三王天

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誠天心崇仁義省刑

罰通關渠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

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

平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

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

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

遂以自亾深察禍變之故乃皇天不授命所以開至聖

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朝披肝膽決大計

黜亾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

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

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

煩文除民疾存亾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

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蓋文學好武勇

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王不用于世忠長切言皆

鬱於胃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

此乃秦之所以亾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

亾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

平未致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

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

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為明深者

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

人也白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

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

聖之所所以傷也太平之未致凡以此也夫人情安

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

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

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

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鍊者眾文致

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亾極媮為

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

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

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

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
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
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
國君含垢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
廣箴諫之路掃亾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
刑法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
與天亾極
天下幸甚

應璩與廣川長岑文瑜書

璩白頃者炎旱日更增
甚沙磧銷鑠草木焦卷

處涼臺而有鬱蒸之煩浴寒水而有灼爛之慘宇
宙雖廣無陰以憇雲漢之詩何以過此上龍矯首
於元寺泥人鶴立於闕里修之歷旬靜無徵效明
勸教之術非致雨之備也知恤下民躬自暴露拜
起靈壇勤亦至矣昔夏禹之解陽肝殷湯之禱桑
林言未發而水旋沛辭未足而澤滂流今者雲重
積而復散雨垂注而復收得無賢聖殊品優劣異
姿割髮宜及膚剪爪宜侵肌乎周征殷而年豐衛
伐邢而致雨善否之應甚於影響未可以爲
不然也雅思所未及謹書啓予應璩白

許衡與竇先生書

邇因相從實望見教不意復有
引薦之言聞之且驚且懼懇陳

所以不可之故至於再三始蒙惠許違別後復慮
他說問之不終前惠是用喋喋重陳向來懇禱之
意常謂天下古今治亂相循天人交勝天之勝質
揜文也人之勝文犯質也天勝不已則復而至於
平平則文著而行矣故凡善惡得失之應無妄焉
者而世謂之治治非一日之爲也其來有素也人
勝不已則積而至於偏偏則又沒不用矣故凡善
惡得失之迹若謬焉者而世謂之亂亂非一日之
爲也其來有素也析而言之有天焉有人焉究而
言之莫非命也命之所在時也時之所向勢也勢
不可爲時不可犯順而處之則進退出處窮達得
喪莫非義也古之所謂聰明睿知者唯能識此也
所謂神武而不殺者惟能體此也或者橫加已意
欲先天而開之拂時而舉之是掘苗也是代大匠
斲也掘則害稼代匠則傷手是豈成已成物之道
哉卽其違順之多寡乃其吉凶悔吝之多寡也生
平拙學認此爲的信而守之罔敢自易今先生直
欲以助長之力擠之傷手之地是果相知者所爲

耶無益清朝徒重後悔豈交游之深不足為之慮耶抑直以禱散為可用之材也相愛之深未應乃爾若夫春日池塘秋風禾黍夏未雨蠶老麥收冬將寒困盈箱積門喧童稚架滿琴書山色水光詩懷酒興拙謀或可以辦此也是以心思意嚮日日在此安此樂此言亦此書亦此百千周折爰期得此而後已先生不此之助而彼之助是不可其所可而可其所不可也豈可哉將愛之實害之萬惟恕察言不能曩括悚息待罪

楊繼盛上徐少湖翁師救荒書

某以言得罪宜絕口不言天下之事

但聞窮民病苦之狀若割心肺日夜憂思至廢寢食故有欲默而不容忍者而夫子抱能受言之量居能行言之位而某極荷相知又有可言之機寧容隱乎謹陳救荒愚見伏請尊裁城中餓殍死亾滿道人人驚惶似非太平景象夫京師之民各有身役常業何以頓至于死而所死者皆外郡就食之人也蓋緣各處司民牧者無救荒之策之心而京師有拾米拾飯減價賣米之惠故皆聞風而來

當其事者又不肯盡心鮮有實惠故每凍餓以至于死是以京師為溝壑誘外郡之民而填之也救荒自有均平普徧之政何必煦煦然為此小惠誘民以至於死乎莫若行令各處撫按有司作急賑濟然後出給告示諭以本處賑濟之故使各歸鄉里又將所捨之米預支二三十日以為回家盤費之資則窮民有鄉井飽食之樂京師無死亾道路之慘矣連年豐稔止有此歲之餓一郡之粟自足以供一郡之食特在上者區區之無其道耳官倉之粟可賑濟也亦可價賣也富室之粟可勸借也亦可責令減價糶也蓋官倉除備邊急緊不可動支外其餘有積至數十年將腐者合暫變賣收價到秋易新似為兩便富室有積粟至千萬石者皆坐索高價以邀重利故米價至于騰踊合依少定價裁抑之又當以禮獎勸借官給以帖到秋償還則米價自可日減窮民自返故鄉矣窮民既無處辦米或賣產備工止可得錢今乃分為等類定為價數則錢法紛亂而民益告病矣夫錢法之行也或朝貴而暮賤或此處用而彼處不用若有神以使之雖市人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其可以官法定

之乎為今之計當為權宜之術不分等類不問大小俱責令折糞通行其價數之而商民俱便矣米價騰踊日甚一日今定為官價似為裁抑之術然在京師則有所不能行者蓋各舖戶之米俱貴價羅買非若外郡富家田內自獲然今定為輕價彼豈肯折本糶賣且各處販米者一聞價輕孰肯再來外米不肯來內米不肯糶不知其將來至于何如也如定米價亦俟春間販米至者多然後議之北地既荒全賴南米之來使河道阻帶則來者延遲恐緩不濟事賊盜甚多或搶掠一船則後者聞風孰肯再來今宜行令各河道官使開河之時先放米船行一遇壅塞則遣官夫拽運一若轉運官糧然則米正月終可到矣又行令各處地方官使嚴加巡捕防守護送則販者無失米之憂所來者必多矣南米來者既多又憂米價之不減乎盜生子貧雖勢所必至然荒年而至於盜起斯亦可憂矣聞各處撫按分付各屬官今且暫寬治盜之法其意懼生變也以故各官于賊盜之獲俱姑息寬縱之此端一開為盜者眾貧者日至放肆富者日不安生是民之為盜雖起于年凶亦上之人有以教之耳夫濟荒自有長策未聞教民為盜以救之也况漸不可長民不可逞恐隄防一徹紀綱遂壞其變有不可勝言者宜行令各處撫按有司使遇賊盜仍治之如法則禁盜乃所以止盜而止盜正乃所以救荒也

康海與張邯鄲書

於公雖抄素交然公為鄉里豪傑之士居官之聲動燭遠邇此

吾所甚慕也東方盜賊薄公城邑凡幾矣公能悍然無懼以作其民邯鄲數得無恙其係豈細小哉願公益加嚴慎肅練士民倡率豪傑攻城約以死守城危誓以死戰彼雖號有數萬然中多婦人瘠民精兵要千人耳既擁眾抗軍不能留蓄寄民而所過殘滅井曰釜既罔有子遺必無恒飽之理此應敗之道也昔吾羅警邢郡返過邯鄲見其人率勇敢有氣吾恨不能丞尉以作其武幸聞公大抵甚慰矣况又有近功邪鄙諺曰莫眠其步當眠其趾夫民既以覘彼之所為矣今戰亦死不戰亦死甚曉然也然不戰固死使力戰安知其不生邪此可以語邯鄲之民使之自固其志矣愛公甚深見

公邑人來不辭惘然敢告以此今之名將
未有類公者也春和惟為民自重萬萬

魏齋介寄孫徵君書 屢荷雅教相期千古聲氣之
孚不約而同雖未瞻道範如

依依在左右也僕馳驅十有五載睽違祖宗墳墓
昨者請告得以暫返丘園塗出保陽晤同年魏蓮

陸見先生手書慙慙相愛之切且為約言錄序文
僕何以得此于先生哉然此作于甲午之歲其中

含蘊淺薄惟能不惑于異端耳而古聖賢源流一
貫之大旨尤未闡發也數年來乃成聖學知統錄

一書蓋于公務冗迫之餘為之其大意明道之出
于天性天降衷下民厥有恒性性無不善明此善

者可以淑躬可以治世君道以此行師道以此立
無二理也見知聞知此而已矣而致知格物之

說亦並附焉良以此二字數百年以來幾如聚訟
故詳考深究歷述諸家之說而折衷之欲以永斷

異說之紛紛也先生高品大賢國英人端自任非
小今由蓮陸處請正斯書果可以合于聖經賢傳

否若有紕謬望指示之乃見知已之大雅也又僕
在里中當有百日徵君倘惠然北顧或平于或南

和或槐水之上數日下榻剖晰微言直証中道鵝
湖之會聞者流涕殆不足道也蕪門雖係勝地但

不知向得力有人否如貴府理學節義數百年來
真文獻之邦興起而教育之豈不在此時乎蓮陸

喬梓任重道遠之器進求之未
可量也惟徵君先生留意焉

魏齋介答申隨叔書 曲之與詩其間固不相遠短
言之則詩委婉而長言之則

曲也每怪時人以荒唐無據之說演濳穢幻妄之
詞波流靡極長此安窮湯臨川號為高手然亦不

免于靡靡之音牡丹亭一劇功之首罪之魁也紅
拂聲調豪壯然李衛公以呂望一流人其才在韓

彭之上即未遇之時儼然有問鼎之意豈有欣然
于越府之一妓其視前賢身分亦太薄矣浣紗即

吳越春秋而演之尚可以為有國者之戒也特此
以律元人則黃鐘大呂始終一致者正自不可多

得而足下道懷法眼正衣于千仞之上直俯眎一
切矣但小藝固不足深論也魏郡公一册俟索同

即奉覽草
復不盡

議曰周官匠人職云夏后氏
室九階四戶八牕鄭元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
明堂五文以見同制然則三代明堂其制一也按
周禮與夏殷損益不同至于明堂因而弗革明五
室之義得天數矣是以鄭元又曰五室者象五行
也然則九階者象九土四戶者象四時八牕者象
八風誠不易之大範有國之恒式若其上圓下方
以則天地通水環宮以飭觀瞻茅蓋白盛為之質
飾赤綴白綴為之戶牖皆典籍所在制度之明義
也秦焚滅五典非毀三代變更先聖不依舊憲故
呂氏月令見九室之義大戴禮著十二堂之文漢
承秦法亦未能改東西二京俱為九室是以黃圖
白虎通蔡邕應劭等咸稱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堂
以象十二辰夫室以祭天堂以布政依行而祭故
室不過五依時布政故堂不踰四州之與辰非所
可法九與十二厥用安在今聖朝欲遵道訓人備
禮化物宜則五室以為永制至於廟學之嫌臺沼

議

封軌修明堂辟雍議

議曰周官匠人職云夏后氏
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五

後補藝文志

卷之第三十六

三

室九階四戶八牕鄭元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
明堂五文以見同制然則三代明堂其制一也按
周禮與夏殷損益不同至于明堂因而弗革明五
室之義得天數矣是以鄭元又曰五室者象五行
也然則九階者象九土四戶者象四時八牕者象
八風誠不易之大範有國之恒式若其上圓下方
以則天地通水環宮以飭觀瞻茅蓋白盛為之質
飾赤綴白綴為之戶牖皆典籍所在制度之明義
也秦焚滅五典非毀三代變更先聖不依舊憲故
呂氏月令見九室之義大戴禮著十二堂之文漢
承秦法亦未能改東西二京俱為九室是以黃圖
白虎通蔡邕應劭等咸稱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堂
以象十二辰夫室以祭天堂以布政依行而祭故
室不過五依時布政故堂不踰四州之與辰非所
可法九與十二厥用安在今聖朝欲遵道訓人備
禮化物宜則五室以為永制至於廟學之嫌臺沼

之雜哀準之徒已論攷矣

魏徵明堂議

明堂之作其所由來遠矣爰自軒唐逮乎秦漢有損有益或異或同記述

參差莫能詳究今稽古訓參以舊圖其上圓下方復重屋百慮一致異軫同歸洎當塗膺籙未遑斯

禮典年聿興無所取則裴頠以諸儒持論異端蠡起是非舛互靡所適從遂乃以人廢言止為一殿

宋齊卽仍其舊梁陳遵而不改雖嚴配有所祭享不匱求之典則道實未弘何者夏禹哲王致美於

祭服周公大孝備物於宗祀聖人之教夫豈徒哉然則身處卑宮神居重屋斯豈苟求壯麗崇飾華

侈固亦致之尊親之道因高事大之義求其遠趣非無深旨蓋以神本虛玄無聲無臭視之不見聽

之不聞既杳冥而莫測故廣袤之度罔知夫孝因心生禮緣情立心不可極故備物以表其誠情無

以盡故飾宮以擴其敬宣尼美意其在茲乎自五帝迄今代有損益宮室制度每越舊章重屋規模

獨虧前典文祖過土階之儉世室踰卑宮之陋配天致極理必未安伏惟陛下以上聖之英靈承承皇

天之眷命一六合而光宅得萬國之懽心九譯之貢既陳明堂之位仍闕永言殷薦誠感自中臣等

親奉德音令參大議思竭塵露微增山海凡聖人有作義重隨事萬物斯覩事資通變若據蔡邕之

說則至理失於文繁若依裴頠所為則大體又傷於質畧求之情理未永厥中今之所議非無用捨

請為五室重屋上圓下方既體有則象又事多故實下室備布政之居上堂為祭天之所人神不雜

禮亦宜之其高下廣袤之規几筵尺丈之制則並隨時立法因事制宜自我而作何必師古廓千載

之疑議為百王之懿範不使泰山之下惟聞黃帝之法汶水之上獨稱漢武之圖則通乎神明庶幾

可俟子來經始成之不日謹議

田錫救災議

臣近見滄州奏全家餓死一十七口雖有指揮下轉運司相度減價賑糶

卽未見別有指揮若有司只如此行遣實未稱陛下憂勞之心陛下為民父母使百姓餓死是陛下

辜負百姓也宰相調燮陰陽啓導聖德而惠澤不下流王道未融明是宰相辜負陛下也今陛下何

不引咎如禹湯罪已降德音下飢民州府使民心
 知陛下憂恤然後賑廩給貸以救其死若倉廩虛
 而饋餉不足目前無可給貸則是執政素不用心
 所致昔伊尹作相耻一夫不獲今之餓殺人如此
 所謂焉用彼相今陛下可將此事畧而責宰相觀
 其何辭以對待三日而無所建明不拜章求退是
 忍人也忍人而猶相之是陛下不以百姓為心矣
 若不別進用賢臣恐危亂之萌將來滋蔓語日十
 室之邑必有忠信况皇家富有萬國豈無人焉可
 于常參官自來五日一轉對中觀其所上之言有
 遠大謀畧經綸才業者非次擢用
 不然臣恐國家未能早致太平也

曾鞏救災議

熙寧元年七月甲申河北地震水災
 隳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乏食瀛州

為甚主上憂憫下緩刑之令遣時循之使恩甚厚
 也然百姓患於暴露非錢不可以屋患於乏食非
 粟不可以飽二者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雖君
 憂勞於上使者苟午于下無以救其災塞其求也
 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
 人日一升人主者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恩

矣然有司之言特常行之法非審計終始見于眾
 人之所未見也今河北地震水災所毀敗者甚眾
 可謂非常之變也遭非常之變者亦有非常之恩
 然後可以賑之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廢其業矣使
 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廩于上則其勢必不暇乎它
 為是農不復得修其畎畝商不復得治其貨賄工
 不復得利其器用閒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
 百事而專意于待升合之食以為性命之計是直
 以餓殍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也以
 中戶計之戶為十人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
 斗幼者四人當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戶月當受粟
 五石難可以久行也不行則百姓何以贍其後久
 行之則被水之地既無秋成之望非至來歲麥熟
 賑之未可以罷自今至于麥熟凡十月一戶當受
 粟五十石今被災者十餘州以二十萬戶計之中
 等以上及非災害所被不仰食縣官者去其半仰
 食縣官者為十萬戶食之遍則為施不均而民
 猶無告者也食之遍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而足何
 以辨此又非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也至于給受
 之際有淹速有均否有真偽有會集之擾有辨察

之煩措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羣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癘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過能使得旦暮之食耳其于屋廬修築之費將安取哉屋廬修築之費既無所處而就食于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頽墻廢屋之尚可全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必棄之而不服顧甚則殺牛馬而去之者有之伐桑棗而去之者有之其害又可謂甚也今秋氣已半霜霧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蔽蓋流亡者亦已衆矣如不可止則將空近塞之地失戰鬪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不可謂無患者也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未慮而患之尤甚者也何則失戰鬪之民異時無事邊糴不可以不費矣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糴不可以不費矣二者皆可不深念歟萬一或出於無聊之計有窺倉庫盜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已負有司之禁則必鳥駭鼠竄竊弄鉏耰于艸茅之中強者既囂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幸或連一二城之地有枹鼓之警國家何能宴然而已乎况夫外有大敵之可慮內有邪祀之將行安得不防之于未然而備之于未萌也然則爲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定矣何則今被災之州爲十萬戶如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產之貲平日未及此者也彼得錢以全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修其畎畝商得治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閒民得轉移執事民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二升之廩于上而勢不暇乎他爲豈不遠哉此可謂深思遠慮爲百姓長計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爲粟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爲粟一百萬石况貸之于今而收之于後足以賑其艱乏而終無損于儲積之實所實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爲公家長計者也又無給授之弊疾病之憂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頽墻壞屋之尚可全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皆得而不失况于全牛馬保農桑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氣方始而無暴露之患民安足食則有樂生自重之心各安其業則勢不暇乎他爲雖驅之不肯去誘之不爲盜矣夫飢歲聚餓殍之民而與升合之糧無益於救災補敗之數此常行之

議

弊法也今破去常行之弊法以錢與粟一舉而賑
 之足以救其患復其業河北之民間詔令之出必
 皆喜上之足賴而自安于畎畝之中得錢與粟而
 歸于其父母妻子脫于流轉死亡之禍戴天之施
 而懷欲報之心豈有已哉天下之民間國家措置
 如此恩澤之厚其孰不震動感激悅主上之義于
 無窮乎如是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悅者未之
 有也人和洽于下天意悅于上然後玉輅徐動就
 陽而郊疆內安輯里無囂聲豈不適變于可為之
 間而消患于無形之內乎此所謂審計始終見于
 衆人之所未見也且今河北軍州凡三十七災害
 所被十餘州軍而已他州之田秋稼足望今有司
 于糴粟常價斗增一二十錢非獨以利農其于增
 糴一百萬石易矣增一二十錢吾權一時之事有
 以為之耳以實錢給其常價以茶茅香藥之類佐
 其虛估不過捐茶茅香藥之類為錢數萬貫其費
 已足茶茅香藥之類與百姓之命孰為可惜不待
 議而可知也夫費錢五鉅萬貫又捐茶茅香藥之
 類為錢數鉅萬貫而足以救一時之患為天下之
 計則寧輕重又非難明也顧吾之有司能越向
 之見破常行之法與否而已
 此時事之急也故述斯議焉

李逢春請墾昌平州水田議

為清理道路開墾水
 以與利除害事蒙欽

差密雲兵備代管昌平道副使張批據本州申詳
 前事照得本州演武場迤南一帶通行道路年來
 被水湮淤泥深沒胷一切往來行人俱在雨傷民
 地中踏躑縱橫亂窳靡有邊听是行者不得履道
 坦坦而居者嘗受欺田之患豈非地方兩害乎卑
 州經行隨令修築而隨被水衝欲為久遠計而不
 可得看得本地流水活潑可以灌田而舊道汗污
 可以種稻若開墾成田止就高處填築成道開成
 之田量以准償民地夫種稻之利其利十倍行者
 既不苦於泥濘居者又不患於侵害相高下以幫
 陪資水利以灌溉豈非興利除害之一端乎再照
 本州涼水河地方近道汗地先經前任知州開墾
 成田見納租穀石許今此道正與相連又照磁州
 官道先年被水今改為田汗邪十里捆載滿車今
 此道正與相類若開墾成田給與附近居民照界
 管種待成熟日驗其所入多寡取三十分之一以充

閱悠然會心曰此正護城堤也特鄉人誤傳不省耳城基四面環繞茲何獨闕其東蓋緣百泉來自城西北澧洛來自城西南故于其三面之衝也則築堤以障之東面可闕則闕之矣殆古人熟計深籌甘任勞怨為地方豎捍災之極功惜乎世遠人亾以訛傳訛即入之志記亦第曰古城而莫攷其原委遂使當日一種苦心偉績置之斷草荒烟得非司土者之咎亦薦紳稽古者之責歟矧近時水患叠告固無策以庇四鄉而縣城為四鄉避水之區猶未思所以護之不幾以獲罪地方者獲罪古之人哉舊堤具在而為高丘陵復有事半功倍之效又何憚而不為此耶相度厥工不煩他費第取土修築自藉力役之需要之勞民無幾而益民殊多諒諸縉紳先生暨我父老子當有同心共襄盛舉或不應晒僕言為迂而阻難者應否作何取土作何興工自須通長酌議請各書知于左以便公會領教

章兆蕙疏河議

自古治水之法不越分以殺之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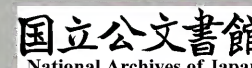
和邑體水之患則分之無可分疏之未能疏故歷久而不治僕濫竽茲土媿無寸長自効顧惴惴焉夕為地方憂者首唯水害是慮訪之紳士詢之耆老冀求所以祛之之術僉云澧河發源于西山由邢沙順流至和自南而東入于大陸不逢水漲則安瀾無恙依然一溝渠耳或遇霖雨連綿山水暴發洶湧澎湃遍地波濤此河亦因而汎濫要之不自此河為害也然使此河而可分也亦足以殺其勢而此河既無旁派之可分則惟有疏濬之一法庶可導其流而速之涸奈西來地盡沙土水至則沙滾河淤即終年竭力挑濬不頃刻而復壅是疏導之法又窮數十年來雖屢經司土者詳議各憲臺會勘皆未得策之善僕是以躊躇因循自甲辰蒞任初酌量焦勞迄今而難其術去秋被災已甚今歲未雨綢繆亟需熟計即云勢有所不能力有所不逮第思古人于萬無可謀之中猶能尋一生路豈閭邑諸先生碩畫奇謨獨無出古人右者僕敢虔請公議齋心傾耳以俟

王鼎鉅鹿隄防議

嘗攷邢襄闔屬大勢坦衍廣輿

衍中之汗下者也舊起城之西南以及于東北斜
 築長堤一道界連任平廣宗約百有餘里未審肇
 於何代明之末造恒賜乾旱泉流多涸沮如揚塵
 民遂眎此蜿蜒虹基阻礙車兩不啻若贅麗矣一
 任隊道徑串十夷八九至順治十一十二兩年淫
 雨無似任縣之張家泊所滙牛尾聖水蔡馬百泉
 洛沙澧八河自西而來平鄉之落漠暨廣宗之崇
 文仁義李槐板台諸社壞堰肆散之水自南而南
 漳滏驕嗥大陸滉漾鉅鹿之民不盡為魚者幾希
 于斯時也無論壑隣不仁然四望瀰漫亦無隣之
 可壑况畚插莫施又孰是可裡之壤以崇我壅激
 者乎得無追憶徐文長之說謂自禹治水後九
 州諸大水不大泛溢決徙者蓋田以井故也田井
 間之水自遂而溝而洫而澮溝深廣各四尺洫廣
 深各倍之蓋取其細流以澤田而水勢之分千條
 萬派如髮之析而約於梳齒無臚臑不通之患廢
 井田而為阡陌則凡向所析之細流盡併而為陸
 矣猶髮之舊析于梳齒者今還束而髻之其勢併
 其力自悍又何怪乎文長之言如此顧疏之誠是
 也而非所論於倉卒人方簸蕩于洪壽旋旋間之謂

乃哀博而講王道迂闊殺人幾等于擠如廣宗地
 勢稍據上游嘗胡越我鉅民而且不為之所訟爭
 開會累年不怠柰之何以此分漳滏滏滏同患於河
 朔之民與上黨之民哉此必不得之數也矧古制
 之萬難復者井田其一然則必何如而後可凡天
 下之棘手而莫何以為定無所處者則必有處也
 獨不聞救荒無奇策耶王制曰三年耕必有一年
 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
 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夫飢溺一也其法可移以禦
 水何言之每見五行氣數之災偶歛一乘於莫備
 莫覺之際亦未嘗不紓之於數年或數十年而後
 再來其狎至而類仍者絕少但人之常情水至則
 繚擾踴號水退則偃仰忽苟於冬春交會于耕
 舉趾之前村落之處下流者家出幾簣簣復幾日
 立為成約富好義而樂輸不在此例若宅隴尤當
 衝要者竭作亦聽白便日計不足歲計有餘知十
 年之後當必如陵如阜矣其下淺泊深塘既可瀦
 洩而且饒萑蒲稻蠡菰菱魚蛤之利僥馮夷縱恣
 携家以登不穩於櫂巢耶即室廬不無淹捐前此
 畝鍾圃人之蓄亦足相償而鳩庀不難矣總之疏



淪之說萬全之策也周臣莫復行豫培之說一隅
 之見也似易可漸舉雖甲甲平實之事亦須疊疊
 耐久之心又勿日以鄉民而衛城郭之民也官紳
 所在分義宜然祖居難移獨不為身家乎在有司
 當為民計而在吾民尤當自為計

畿輔通志卷之第三十七

藝文一

論

高允風俗論

論曰前朝之世屢發明詔禁諸婚娶
 不得作樂及葬送之日歌謠鼓舞殺

牲燒葬一切禁絕雖條約久頒而不革變將由居
 上者未能悛改為下者習以成俗教化陵遲一至
 於此詩云爾之教矣人胥効矣人君舉動不可不
 慎禮云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火娶妻之家三日不
 舉樂今諸王納室皆樂部給伎以為嬉戲而獨禁
 細人不得作樂此一異也古之婚者皆采德義之
 門妙簡貞賢之女先之以媒娉繼之以禮物集僚
 友以重其別親御輪以崇其敬今諸王十五便賜
 妻別居然所配者或長少差舛或罪入掖庭而以
 作合宗王妃嬪藩懿失禮之甚無復此過今皇子
 娶妻多出官掖令天下小人必依禮限此二異也
 凡萬物之生靡不有死然葬者藏也死者不可再

見故深藏之昔堯葬檠林農不易畝舜崩蒼梧市不改肆秦始皇作爲城市下錮三泉死不旋踵尸焚墓掘由此推之堯舜之儉始皇之奢是非可見今國家營葬費捐巨億一旦焚之以爲灰燼上爲之而不輟必欲禁下之必止此三異也古者祭必立尸序其昭穆使亾者有馮致食饗之禮今葬之魂人直求貌類者事之如父母宴好如夫妻捐敗風化黷亂情理莫此之甚上未禁之下不改絕此四異也夫大饗者所以定禮儀訓萬國故聖王重之至乃爵盈而不飲肉乾而不食樂非雅聲則不奏物非正色則不列今之大會內外相混酒醉喧噓罔有儀式又俳優鄙褻汗辱親戚朝廷積習以爲美而責風俗之清純此五異也今陛下當百王之末踵晉亂之弊而不矯然釐改以勵頽俗臣恐天下蒼生永不聞見禮教矣允

蘇軾燕趙論

昔者三代之法使天下立學校而教民行鄉射飲酒之禮于歲之終田事既畢而會其鄉黨之耆老設其籩豆酒食之薦而天子之大夫親爲之行禮蓋以爲田野之民

其股肱而勞苦其筋力長幼襍作以趨一時之利習於鄙野之俗而不知孝悌之節頑嚚無恥不可告語而易與爲亂是以因其休息而教之以禮使之有所不忌於其心故三代之民雖耕田荷任之賤其所爲者甚鄙而其中必有所守甚心其朴而亦不至於無知以犯非義何者其上之人不以爲鄙而不足教而其民亦喜於爲善也至於後世之衰天下之民愚者不知君臣父子之義而天下之風俗日以敗亂夫輕揚而剽悍好利而多變者吳楚之俗也勁勇而沉静椎鈍而少文者燕趙之俗也以輕揚剽悍之人而有好利多變之心無三代王者之化宜其起而爲亂矣若夫北方燕趙之國其勁勇沉静者可以義動而椎魯少文者可以信結也然而燕趙之間其民常至於自負其勇以爲盜賊無以異於吳楚者何也其勁勇近於好亂而其椎魯近於無知上失其道而燕趙之良民不復見於當時而其暴戾之夫每亡亂天子之治仲尼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無義而無勇爲盜故古之聖人止亂以義止盜以義使天下之人皆知父子君臣之義而誰與爲亂哉昔者唐室之



衰燕趙之人八十年之間百戰以奉賊臣竭力至死不顧敗以抗天下之兵而以為忠臣義士之所當然當此之時燕趙之士唯無義也故舉其忠誠專一之心而用之天下之至逆以拒天下之至順而不知其非也孟子曰無常產而有常心者唯士為能若民則無常產因無常心放僻邪侈無不為已故夫燕趙之地常苦夫士大夫之寡也

蘓輒燕論

燕召公之後然國於蠻貊之間禮樂微矣春秋之際未嘗出於諸侯會盟至於戰國亦以耕戰自守安樂無事未嘗被兵文公二十八年蘓秦入燕始以縱橫之事說之自是兵交中國無復寧歲六世而亡吳自太伯至壽夢十七世不通諸侯自巫臣入吳教吳乘車戰射與晉楚力爭七世而亡燕吳雖南北絕遠而與亡之迹大略相似彼說客策士借人之國以自快于一時可矣而為國者因而徇之猖狂恣行以速滅公何哉夫起於僻陋之中而奮於諸侯之上如商周先王以德服人則一不然皆禍也至太子丹不聽鞠武而用田光欲以一匕首斃秦雖使荆軻能害秦王亦何救秦之滅燕而况不能哉此又蘇秦之所不取也

方孝孺豫讓論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則當保治於未然俾身全而主安斯為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於未亂之先而乃捐軀殞命于既敗之後釣名沽譽眩世駭俗由君子觀之皆所不取也蓋嘗因而論之豫讓臣事智伯及趙襄子殺智伯讓為之報仇聲名烈烈雖愚夫愚婦莫不知其為忠臣義士也嗚乎讓之死固忠矣惜夫處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觀其漆身吞炭謂其友曰凡吾所為者極難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而懷二心者也謂非忠可乎及觀斬劍三躍襄子責以不死于中行氏而獨死于智伯讓應曰中行氏以衆人待我我故以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待我我故以國士報之即此而論讓有餘憾矣國士待我我之事也當伯請地無厭之日縱欲荒暴之時為讓者正宜陳力就列諄切懇告諫不從再諫之時為讓不從三諫之三諫不從移其伏劍之死死于是日伯雖頑冥不靈感其至誠庶幾復悟豈不勝于斬

劍而死乎讓于此時曾無一語開悟主心智伯既
死而乃甘自附于刺客之流何足道哉雖然以國
士而論豫讓固不足以當之彼朝為讐敵暮
為君臣覲然而自得者又讓之罪人也噫

李國楷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論
論曰天下無遞轉

參而上之神理惟聖人之心不自闕還為聖人合何也天地通
於是天地之德不自闕還為聖人合何也天地通
心也聖人一人也人同得天地之心則亦同具聖
人之獨此靈靈炯炯一脈際天蟠地而無所天
闕衆人以離歧之心捐其最初之心內且營之外
且韃之積臆而翳生焉積闇而光揜焉天地日以
其精牖人而人亦以其識乘天地而天地
不受遂使穹然墮然者若距我以其形窈窕冥冥者
若閉我以精人與天地隔而愈岐躄而更遠天地
之德自而人自分矣不知人之分天地生之也
氣之與理真之與精何嘗叅秘而令人不可控揣
聖人亦即其無容叅秘者妙以合之而方寸宛然
具造化焉故曰聖人與天地合其德也夫天地陰
陽剛柔耳彼二曜之九轉四序之數運萬治稟形

萬肖窳聲以為足以盡天地之德乎未也陽之不能為陰剛之不能為柔也人所知也而陽之未始
不能陰剛之未始不能柔也非人所知也獨其細
緼磅礴之始藏珍黷塊北之原有陰陽不得無以
攝其氣剛柔不得無以鑄其形而理陰陽調剛柔
者不得無以神其變化是則所謂德也聖人者靈
心之徹映可以無所不參解大力之仔肩可以無
所不幹運而圓神之通爽可以無所不周折而中
理嘗試言之何思何慮返於玄同不識不知順乎
帝則太極一圜也闕而動直俾於重玄翕而靜專
滲於黃墟兩儀具體也舒慘對其衡而物無思寒
暑發藏調於度而物無偏晦明六子嬾化也優而
游之俾其自求順而宜之俾其自得悠久之無疆
元命之不已也至若雲蒸雨濯宇下昭蘇聖人之
澤孰非天地之仁藏疾包荒萬流并舉聖人之度
孰非天地之大雷動風肅庶品鼓盪聖人之權孰
非天地之斷是不特與天地參直與天地合不特
與天地並其功直與天地合其德其合也摹倣之
所不能到而神印於杪忽之間附離所不能襲而
締結於形埒之外聖人同此德曾何分於天地聖

人即天地又烏睹其合天地也聖人也一而已矣
 子思不云乎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夫流不如川則
 沃衍之脉畜化不敦厚則停泓之源薄天地之心
 時露於衆人第不能濬之如川敦之使厚耳苟認
 取而克擴之火然泉達之勢即為蓋天容地之規
 而盡性至命之時無加元來自具之體孰謂聖人
 為絕德哉

李國楷大人正已而物正論

物我者其各正之原
 乎大人者其衆正之

總乎人惟不知物之本正也而始多一正之術
 又不知大人之因衆正也乃始翹然一切以與天
 下角鞭捶煩而馬窮網罟多而魚亂此非物之罪
 也夫物之欲正誰不如已我即多方正之終不肖
 其欲正之心故痛癢者以人搔之則不適也此無
 他隔於膜也况已與物均受正於天者也已於物
 中僅處一焉已一而物萬則已之權輕物之權重
 而欲一以理焚輕以馭重無論膠膠擾擾失其寧
 一之理即天下帖然服從惟我規條物與已岐而
 不合格而不入駕馭之智勞性命之情傷矣謂之

以已正而非正已謂之正物而非物正也於是
 物正之妙歸之大人大人不知有物也知有已而
 已不知有物正也知有正已而已弓之弛也檠則
 正器之欵也中則正假于外也醉之側俄也醒則
 正嚙之顛倒也覺則正需於時也若夫轉其名不
 轉其體自大人言之見正已自天下言之見物正
 此其境界可知而不可言可思而不可議則神化
 之至也何者天下惟自正之體已之所不能分不
 正之名物之所不欲受大人者虛漠恬澹之倪原
 自守也然而不墮也道德名義之迹非盡屏也然
 而不恃也冥而含之龍之休於螭蜩之藏于垓已
 無思也物亦無思也已無為也物亦無為也操軸
 最微而再撫最遠吸脉最細而普泥最神我不矯
 其偏而物已全矣我不酌其寡而物已多矣我不
 予之害而物已利矣當其時不知孰為已孰為物
 第捻絜于正亦不知孰為正孰為正之者適還其
 物與已譬三垣九野各歸其分而辰極自定四時
 百物各安其常而天道不言故曰大人與天地合
 其德又曰大人者其動也天行其時也物化如是
 而已矣彼才臣之所營智士之所濟與天下戰爭

于才智之中偈偈焉而未定齟齬於物而不適其和乃結轡於已而不得其性者也然大人之付物以已庸人之飾物亦以已於太虛中謬執一念以爲已又於萬物中偶暱一情以爲物於是物之不正乃彌甚則正已者其以克己之學爲端云

李國樞公論國之元氣論

聞之善爲國者必關其

心服而天下治何也一人之呼吸天下人之呼吸也上之權不攝於下則爲濞散下之意不收於上則爲天闕闕與散乘而上與下迕於是從呼吸關通之處自造一結轡之象一世之人心國是替亂而不可止國乃因以大壞獨不思下之賴有上者爲其宣吾鬱而達吾愉也愉莫真於衆之所共嚮鬱莫大於心之所欲言吾不奪其響而曲暢其言彼衆心寧有不得其理者故曰公論國之元氣也夫盈天地皆氣也野馬網緼塵隙决驟是爲游氣魂魄浮越精神麗雜是爲煩氣寒暑乖錯陰陽愆滯是爲沴氣獨有所謂元氣者橐於天地未立之先滲于萬物芸生之後布護磅礴不可端倪游者

得之而變煩者得之而精沴者得之而和然後清寧之化奠於兩間其在人之一身亦然人之所爲心能思耳目能聰明手足能持行者元氣通也腠理不到結爲癥瘕支節不貫癢爲痿痺若是乎元氣之所係重也乃公論之於國何以異是人雖甚愚未有敢於斲削元氣雖甚悍未有敢於排擊公論者獨其一膜之見悞認爲矯世之術於是心本私也假公以覆之事本獨也煽衆以和之自以爲公論而公論卒不在焉是猶鍾乳鳥喙雜然並進銷耗其膏血攻伐其腎腸以爲養元氣也必無幸矣然公論之在天地間卒不可磨滅有滄之於小人得君子而清者有晦之於士大夫而匹夫匹婦反明也此其運軸甚微而氣脈之淪塞甚大轉關甚細而氣運之遷忽甚神苟能調衆適之窾乎之以獨勝之權其心不自用而爲天下用天下亦各捐其心而爲我用如瘖者得鳴痿者起立噎者之乍投飲食其暢遂快滿可言喻哉宋之季也新法行而公論絀和議定而公論再絀後乃上下比同是非莫辨不知公論頓藏於何所主張於何人悠悠泛泛國亦隨以俱盡猶元氣重傷之後止有一

後論

論

六

縷夜氣自為喻噓而反覆枯亾無以自存此西山氏所以流涕而入告也太抵人之所為傲睨公論而不顧者以其在人也至見為元氣則我之命脉關焉知其其在人而不知其切於己每每扼吭以希引年噫嘻覆亾之相尋久矣

廖道南發潛論

微山劉子觀風於楚之野惕爾思焉邈乎悠焉若將有所述焉乃述

厥考野塘翁之號告洞野子洞野子喟然曰唯唯否否夫土衍而垠曠為野土也者產萬物而厚坤載者也夫惟其產萬物也是以至廣而天下之質生焉夫水止而滄泓為塘水也者潤萬物而成乾旋者也夫惟其潤萬物也是以至虛而天下之文生焉易之同人于野觀諸人也詩之鶴鳴于野觀諸物也觀人則無我觀物則有象君子奚取焉宗天下之至質也夫蜀之水曰瞿塘觀諸瀾也越之水曰錢塘觀諸潮也觀瀾則有本觀潮則無方君子奚取焉渙天下之至文也昔者傳說築于野而商鼎載昌禪謀于野而鄭猷允臧晦翁詠方塘而天賦逸發伯子曰彼塘而惠澤滂洋是故時有盈虛道有卷舒物有通塞事有樞機練事者達燭物者明履道者裕知時者神故易曰知幾其神乎又曰介于石不終日知幾也乃若野塘翁者發軔于恒山投簪于沁水游情于廣莫之野而托興乎漣漪之塘素履無咎爾矣微山子又能益崇厥質以彰厥德益渙厥文以廣厥業而乃今丕發潛光于楚之野將時黃鄂禪衰荆沔增厚上窮九野下窀彭澤以厚坤載以承乾旋永有光于野塘夫是之謂發潛

高爾儼論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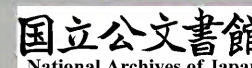
今天下士有品乎曰無之曰何哉曰突梯脂韋者比而是也士有用乎曰

無之曰何哉曰囂凌詬誅亦比而是也曰聖主在御嘉與天下更始班行之上慮無不洗心易志聳意怵慮以求親信於主上効用于熙時而况在巖穴之下潛伏而求志者哉曰今天下士習而已矣習之難破非一日也習於靡縱人誇龍比之操而靡益深習於貪縱家傳夷齊之行而貪益甚宰執之臣習於狗黑白妍媸漫無可否而一任情緣以為之蔽建白之臣習於兢德怨報復相尋無已而

且假公義以濟其名邊疆之臣習於狙士卒不練器械不精虛冒不核日復一日止遞循此相沿之局而曾無振作淬勵之氣士習之弊尚忍言哉前說也即不然吾力亦安能破已成之局而易之彼局之壞此局可更也而亦曰否衆人處此則固應爾也即不然吾力亦安能振獨修之行而挽之陋輒相仍波靡日甚若相傳奉爲衣鉢而莫有肯出一念一力以爲國是者而又何怪巖居而隱處者不且習之惟恐不熟而未出衡茅已大破壞矣哉故或指一士而命之曰某也才是能乃官事者則必其工逢迎善邀結柔腸媚行爲苟且之術而擅機鋒之利者也而有一直腸正氣偉節修行磊磊落落不合於俗按之似穆無可知而用之則有以致於世而衆且望而訝之矣不曰拙於宦則曰踈於世也噫嘻士識如此習可知矣今夫振千古之大節不難而工逢迎爲難弄天下之大事不難而善邀結爲難決大謀定大難不難而苟且機鋒軟熟善應之爲難有是理哉故凡所稱爲了官事者以自矜也士習至此亦可悲矣從來天下之壞不在君子在小人不在小人在以小人而貌君子習而不察而終莫之辨天下事乃莫知底止矣嗟乎吾安得一豪傑之識而與之論士哉

申涵盼廣平府總論
廣平當黃農虞夏時蓋冀州地也周封建爲晉三卿瓜分

而爲趙星埜昴畢北斗主樞皆趙分漢圖籍篇曰陰陽之精本在地發於天此天道也王者受命於天而辨方定位或爲國爲郡爲州爲軍爲路則有職方之版籍存制度考文與時偕行焉有時分而他屬者犬牙相錯就便近也今列在畿甸踵明舊制屬邑凡九永年其倚郭焉田膏腴食稻羹魚賦上上祖已訓曰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禾有不永殆此意歟次曲周田饒沃工商販之利賦上上邑在二水之曲旋而周也故名次肥鄉田淤於水畝倍鍾石賦上中相傳爲肥義之采邑其然乎抑爾雅所云木同源異流而復合者也次雞澤爲春秋會盟地田鹹鹵賦中下澤水之瀉也而亦名丘雞也者其有所指耶不可攷矣次廣平固與郡同稱也而古亦間爲郡田平坦無灌溉利賦中中其



必抑而下屬之也亦地氣之升降使然次邯鄲邯
 山也鄲鄲也邯之山鄲於此也田沃衍而又強激
 以水賦中上古之大都會歟而今也則為傳舍次
 成安田斥鹵多淤淖雖畝數種而賈不值賦中下
 陳餘之遺蹟安在乎今其間諸水濱矣次威田曠
 莽而多磽沙賦中下蓋五達之衢也而時有伏莽
 焉次清河固故國也有甘陵在焉今則彈丸耳田
 瘠賦下以河名而實無河僅僅禾濟當其衝也而
 騷於漕矣此地勢也其間聰紫左護漳滏右滎紅
 葛沙洛之屬星拱而襟帶地氣鍾為靈傑如頗牧
 奢勝諸人名雖顯猶有霸習唯李文靖之相業竇
 文正之理學李忠愍之氣節李高郵之科名何文
 憲吳忠簡之經濟王文忠元文敏之文章尤度越
 焉而有明制科中則九尚書十二中丞為最盛此
 人事也天地與人事相沿則流而為風習而為俗
 雖氣數亦不能與之爭史記曰燕趙多慷慨悲歌
 之士漢書曰土廣俗雜高氣勢輕為奸隋地理志
 曰質直尚儉約勤稼穡織紉宋史曰地雖斥鹵人
 多牧畜古則然矣今乃異甚其儉不中禮類於晉
 遇事有激昂之氣類於齊儒者彬彬焉文采可觀
 走水陸之利如鶩類韓衛其屈強而不馴者主擊
 斷而以訟許為能類秦楚近則雕文刻鏤曳縞履
 絲浸浸乎吳越之風矣嗚呼移而易之因勢而利
 導之豈不賴有其人哉
 哉豈不賴有其人哉

劉因希聖解

歲丁卯 是月 望秋容新沐明河
 皎潔天 高氣清萬動俱息於是易川

劉子乃起坐中庭有酒一尊飲之無味有琴一張
 絃之無聲有書一編周子所傳是謂易通微妙難
 詮仰而求之高入青天即而探之深入黃泉余乃
 取而讀之星月之下至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余
 不覺而嘆曰迂哉言蕩蕩乎浩浩乎天高明神睿
 孰可希焉欺我後人迂哉此言于是乎吟清風弄
 明月扣大塊飲太和誦太古滄浪之詞仰天而嘯
 喟而歌曰湛爾太虛兮性命之所居兮皓爾太素
 兮元氣之所寓兮羲軒遼兮吾誰歸兮孔昊邈兮
 吾將疇依兮諷咏不已坐而假寐良久而起忽見
 中庭勃勃然有佳氣如聞足音拾級而視之三老
 丈也其一人襟懷洒落如光風霽月其一人有風

月情懷江湖性氣其一人有淳古君子之風三人
 同行謹迎揖延之上座乃再拜下風進侍于前請
 其姓字與其所安止一曰吾稟太極之真二五之
 精而生位太極而君天下今老矣無所成退居涪
 溪拙翁者也一曰吾借太極之面假太極之形先
 天而生太初氏吾母皇極君吾兄欲名之而無名
 閒居西洛無名公者也一曰天地之帥吾其性天
 地之塞吾其體乾吾父坤吾母吾其子焉藟然中
 處寓居西士誠明中子者也余聞而疑之神耶人
 耶出此言耶且喜且懼且驚且怖乃上手而言曰
 駟也庸俗鄙陋後學晚生未嘗接搢紳先生之談
 論覩大人君子之儀形庭無人迹門無車聲窮窻
 屏息終日冥冥者蓋有年矣吾三先生之言如是
 高大何不遊乎神明之域與天為友與造物為徒
 胡為乎來哉無名公曰子向者招我以太虛之歌
 引我以滄浪之詞吾不子拒今予赴之子何忘之
 毋乃昧乎天理蔽于人欲耶誠明中子曰子吾同
 胞之弟吾不忍子英才而墮于不肖之地吾欲子
 育而成之子何棄我而忘之耶拙翁先生沈黙不
 言久之乃曰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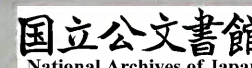
乎吾應之曰聖可希乎曰可有要乎曰有請聞焉
 曰一為要一者何曰無欲孰無欲曰天下之人皆
 可無欲然則天下之人皆可為聖人曰然若是則
 弟子之惑滋甚而不可解矣先生曰子坐吾與爾
 言子其聞之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爰其厥中散為
 萬事終焉而合復為一理天地人也人天地也聖
 賢我也我聖賢也人之所鍾乃全而通物之所得
 乃偏而塞偏而塞者固不可移全而通者苟能通
 之何所不至矣聖希乎天至則天不至則大聖賢
 希乎聖過則天不至則大賢士希乎賢過則聖至
 則賢不至則猶不失乎令名此聖之所以為聖賢
 之所以為賢也子受天地之中稟健順五常之氣
 子之性聖之質子之學聖之功子猶聖也聖猶子
 也子其自攻而反以我為迂子迂乎先生迂乎苟
 子脩而靜之勉而安之踐其形盡其性由思入睿
 自明而誠子希聖乎聖希子乎子其自棄而反以
 我為欺子欺先生乎先生欺子乎予於是叩首而
 謝曰因也味道惜學倥侗顛蒙坐井觀天戴盆仰
 日捫舌之罪豈敢避之然而辱令教命別開茅塞
 洞見天君因雖不敏鑽仰之勞豈敢負先生之知

乎無名公誠明中子搨吾背曰吾子勉之他日聞
天地間有一清才者必子也夫余辭而不敢當三
先生不久畱余亦驚悟
醒然視之不見其處

李國楷文章根本六經解

聞嘗挾六經之藩而知
文章之用大也又當涉

文章之流而傷六經之旨微也夫經之不得不六
也非聖人有意分之也苞符之祕自未畫以前已
淵乎畢具於是演之為易敘之為書宣之為詩制
之為禮樂斷之為春秋一經可以孤行不相借也
六經可以參行不相韜也此固自本自根寧惟竊
經者不得傍其支節而附之即畔經者亦不能握
其根芟而剗削之矣何也天下有大根本虛而不
訕動而愈出造化一嘘而百昌熙一噏而萬卉歛
朝華夕秀日代於前任謝榮怨落者之紛其情而
太空固漠漠也至於文章何獨不然乃拘拘者之
言曰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
源賦誦歌讚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
紀傳移檄則春秋為根夫摹體而思其肖即酷肖
物以隔體而不親意以屬響而不韻而辨經國之
大業不朽之盛事乎若之何曰文章根本六經也
夫所謂根本也者言以別乎其敢棄也夫物不能
附華綴萼造為無根之采則亦不能收其殘英敗
葉留為來歲之春故繁穠與疎淡不同而各極其
致者其根本沃也彼剪綵為花雕堵為葉對之索
然不覺神理盡矣故謂六經之無與於文章非也
在無膠柱而鼓之謂文章之不出於六經亦非也
在無按圖而索之胡寬之營新豐雞犬不逃優孟
抵掌於莊王前以為叔敖復出也此亦甚似矣而
識者猶嗤其假也宇宙自曠襟靈自拓吾不敢不
為聖人之徒而堯言禹步所不能束也吾不敢不
惟聖人之法而夏政周索所不能羈也石矧其節
節而合之寸寸而比之則六經之後亦烏用此文
章哉故得六經之實則文章之名可不立傳文章
之神則六經之筌可盡舍也語曰制車者不試轍
織屨者不量足通乎此者得其解矣宋有曾子固
者其文渾厚爾雅直逼西京而說者遂謂子固文
章根本六經夫子固之于六經吾不知
何如有能知此解者是且暮遇之也



說

楊繼盛介軒說

介安從生生於吾心之義義又安

而原諸天非由外鑠者也夫入之所以植綱常弘
 德業參天地匹聖賢皆賴此以為之質幹是可苟
 焉已乎必剛與廉二者合而介始成矣然乖復以
 乍物則似介之剛而非剛矯情以駭俗則似介之
 廉而非廉毫釐千里不可不察也而世之號為介
 者乃不求其合於天而求其合於人不求諸吾心
 而求聲音笑貌之末故能介於外者或不能介於
 內能介於始者或不能介於終則似介非介不過
 欺世之機械要寵之筌蹄耳其害介也不既深乎
 觀李封君之介自心而身而家而鄉其介之操同
 自少而壯而老其介之操又同夫固合內外始終
 而一之者謂之天下之至介非歟則以之名軒也
 故宜論者猶以封君之介不及於天下惜之然述
 之者有司寇禹江則天下之頌其介也固有待矣
 噫不苟和之謂介然介而不和者偏也不苟取之
 謂介苟有意取名焉雖非貨利亦謂之取矣敢以

是足介
說之義

李國楷立身以名節忠義為本說

天下未有無本而能立者也其

最切者莫如身吾身有骨焉有真焉骨不欲脆脆則血肉無所附骨不欲露露則面目稜稜而易於取憎故植骨者不可無護惜之心然真之不存則不難內以桎吾神外以拂天下又不難顯以矯天下陰以攫吾私并其骨亦強陽而不可任委頓而不可支矣何也名節者身之骨也忠義者身之真也天下有愛其身而身尊葆其身而身全者不可不察也嘗觀宇內軼軋磅礴之氣凝於金石與天儀壽凝於松柏與霜爭勁徐而察金石松柏之質本自有不受變者故入世不撓則忠義之節為名節也可思矣矧士人之身四關六虛孤行而無倚聖賢豪傑歷闕而不壞與夫生死榮醜一切可喜可怖之事罔蠛蠓之過吾前而不足以一瞬者是壁而枯其隼詎無行澆名逾節可置勿問惟夫榜

非裁於龍門或以錚錚折角能俠骨於白虹或以

虞夏之不作而於陵趾其跡則其弊也為噉名為

苦節皆非發於忠義之本心者也忠以言乎其不

欺也義以言乎其斷也吾不敢剽襲以欺古人媿

洪以欺世主青天白日隳膽抽腸天下日往來於

靈舍而洞然無疑又且巖如山介如石割裁分明

無所濡忍本無戀道德也而况功名本非希聞達

也而况寵利名不驚亦不湮節不標亦不什斯真

名節也哉蓋嘗反覆斯說而得立身之槩矣然本

之為言豈以是為未竟者而姑借之沃其根乎非

也世固有枝繁而根或傷未有本滋而未不茂者

也此身一失則空華虛泡於何歸著此身既立則

開闔縱橫無非實際故仲素氏於塵昏波蕩中提

一要訣示人以本立道生自不煩著力耳他日論

士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三代人才明道者多故

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

漢唐諸儒明道者少故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

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由是觀之不忠義未有能

名節者也不明道未有能忠義者也本

固有悠在矣此可以合証立身之說

李國楷心性才情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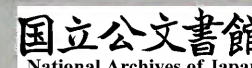
古未有以善言性者而辨其說於孟子然性不可見而言

心心不可見而言情又言才大都由顯以徵徵即
眾以明獨而性善之旨始暢夫性一而已命于天
而來藏于靜而宅天命則無偶也靜藏則無朕也
言心已露于覺矣乃紛然環證于才情之交得勿
繁說而反悔乎是不然定一致之衡者必究極于
百慮眠常圓之魄者亦合印於萬川要以明吾性
已耳人之得于天其清濁者氣之偏也厚薄者質
之筋也而獨所謂性聖人與凡人不同庶民與君
子不異然聖人全而凡夫虧也君子存而庶民去
也則性之權若不能自持焉而試返其赤子之心
與乎且之心彼昭昭靈靈者不猶然故乎此性之
含其真而聖人君子之潛于橐籥也迨其發而為
情幹運而為才情不與性謀而性之生機亦勃勃
其鼓盪矣才不與情謀而情之分量亦油油其愜
適矣總之性立而心載焉情倪而才幹焉昧者不
識心性并以不識才情明者見才情即見心性
也而不觀入乎鑽木而燦擊石而燭然薪而傳皆
火也指木石與薪言火不可舍木石與薪求火亦
不可火空而無著故麗物以明性虛而不宰故感
物而動所感之物無窮則才情之用亦無窮其用
無窮而性之千變萬化亦若全洞而不可禦故曰
無者所以為妙也有者所以為用也夫善天下之
物者莫貴於有涵天下之有者莫大于無吾言其
無而有者藏言其有而無者顯此言才情者所以
善言心性也然學者泛索於才情則勞而無主直
証于性又淵微而莫測其最可寘力者莫如心邵
子曰心者性之郛也心正而性得矣性得而才情
具是矣故孟子又曰盡其心知其性矣夫知其性
未有拂其情者也盡其心未有不能盡其才
者也參兩說而通之而性之旨無餘蘊矣

李國楷原文

文以載道也而變化生乎心制作符

人之文重今或失則輕古人之文大今或失則小
古人抒其所有不得已而文今人剽其所無可已
而不已也無他道不足也道不足而強附於文雖
風飛颺豎波駭雲屬猶女工之有綺縠音樂之有
鄭衛匪直無益抑又害之乃古今始不相及嘗
觀文於天地矣日星之昭回歷萬古以常新山河



之拱帶亘大地而不毀雨露所濡蔚為嘉卉珠玉
 所韞媚於川澤此天地之文即天地之道所消也
 使無道以主持其間將布星洗日以爲明擘山導
 河以爲功私雨露以見其德剖珠玉以發其彩彼
 天地亦勞且褻而不可久繫倉書既雨龜畫既浮
 於是舉苞符至文一付之聖人非付之文付之道
 也昔人論文曰聖人有其位則以能洽爲文無其
 位則以述作爲文故庖羲之文造書契黃帝之文
 垂衣裳放勳之文光四表格上下重華之文除四
 凶舉八元周公之文布法於象魏夫子之文木鐸
 於萬世雕雲之自成五色儀鳳之冥契八音將使
 揆藻抽華者徂徊于濡翰含宮爵散者躑躅於燥
 吻天下文章孰大於是乃易簡之宗摅而繁縟渾
 灑之書蕩而夸靡莫不人舉鵝鷺之儀家縱雕虫
 之響劇心鉢目騁六代以探奇擢腎枯髯涉九流
 而競逐張之以爲有則龍興虎變宇宙在其毫端
 秘之以自私則發枕肱篋萬物挫之形內於是高
 庀語于千秋哀獨絃之寡和其畏憤也拾四照于
 春華遺萬寶于秋實其氣浮也憤則雌黃之口齷
 乾不倫雲雨之手翻覆異態浮則野鳥之音肖焉

鳳吹土偶之質悞彼龍文噫所稱經國大業不朽
 盛事謂何而乃若是耶間嘗譬之望人之文菽粟
 布帛也後世則冰珪玉楮矣聖人之文黃鐘大呂
 也後世則蠅聲蠅響矣道有興廢而心載淳漓事
 有雅俗而時分隆替其輕重大小之故不較然哉
 雖然文者神明之所寓也萬有之所肖也各物事
 變之所綜也古人非獨具心思別關耳目者其道
 得爾故韓歐諸子稍近於道即可起八代之衰而
 反軋苗之習苟能純乎道辭文旨遠
 又當何如安在今人之獨遜於古也

孫奇逢易圖太極圖說

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萬

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始設奇偶二畫以象之
 二畫錯而八卦成八卦錯而四圖著圖之文不一
 陰陽消長之象則一陰陽消長天地之變化也文
 王重之以盡其變周孔繫之以效其動因時揅弊
 豈能於圖之外加毫末及其久也意義繁而諸家
 之學競起徇於有者見動而不見靜墮於無者見
 靜而不見動知易者鮮矣千餘年後太極圖著而
 庖羲氏之圖益明無極者言乎其本無聲無臭上

晉書卷之三十一
天之載也無欲者言乎其功渾然與物同體夫是之謂仁仁存則人極立順事畢夫是之謂合德濂溪之言至矣橫渠西銘見其大者也誠敬存之未嘗致纖毫之力則性定而內外忘明道所以發其蘊也庖羲之後不容無文王周孔濂溪之後橫渠明道亦豈容少哉此條脉路乎契最微按詞章訓詁而求之將愈求而愈遠矣

孫奇逢識吾說

吾與吾周旋久初不識吾也乃今恍惚識之猶未能遠認也謂人不

識人人易信謂吾不識吾吾亦難信初不知吾實不識吾也吾有身天人參焉者也仰焉而無愧於天者何在俯焉而無作於人者何在不能令此身之不愧不作也而謂識吾乎吾有身志氣合焉者也帥焉而無惡於志者何在充焉而無餒於氣者何在不能令此身之無惡無餒也而謂識吾乎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此幼而識吾者也顏子曰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此受夫子不倦之誨而始識吾者也吾敢言識吾乎哉靜言思之吾不識吾人負吾耶吾負吾耶仍

乞靈於夫子從吾所好此識吾之路也不識吾惡能從吾能從吾不患不識吾矣諸子各有吾吾各從所好焉耳

孫奇逢知統說

丙午冬石生先生以聖學知統錄一書相質其大意明道之出於天

惟天降衷下民厥有恒性性無不善明此善者可理也見知聞知此而已故因孟子序道統之傳由堯舜而上溯之始自伏羲以明知學之本于天人合見知聞知共二十六人簡當嚴確不遺不濫予極服其識定而力專也孔子集諸聖之大成孔子以前無容議矣朱子集諸儒之大成朱子以前亦無容議矣先儒謂許平仲其今之朱紫陽乎邇又有言薛敬軒其今之許平仲乎一燈相續則許薛固紫陽之嫡子嫡孫也先生欲永斷異說之紛紛意在斯乎夫識不定則眩於多方力不專則惑於他岐孟子所以不安於游夏諸賢夷惠諸聖而獨願學孔子也夫學孔者及門有顏曾嫡孫有子

思尊聞行知毫不敢違若孟子則離合而與之相
 究易所謂君子以同而異孔子之道所以得孟子
 而大光周程張朱師友源淵亦猶之乎顏曾之於
 孔子也有象山者出而効諍言于紫陽亦所謂離
 合而與之相究有相成而非相悖異同紛紜之見
 曲儒淺學佐成之非朱陸意也薛方山謂朱子孔
 子教人之法陸子孟子教人之法其引人行道則
 一耳孟子序列見知聞知之統聞者一人而見者
 必兩人兩人則見不偏而聞者始得其全有朱正
 不可無陸有薛豈容無王薛與王作用微異其揆
 一也朱之聞道在晚年王得力亦在龍場之後人
 望先生為文清予望先生兼為文成由文清文成
 而朱陸而周程而顏曾思孟或一體或具體總合
 併于孔子之身猶四時各一其令合之而成歲功
 各有本色各不相襲春行冬令秋行夏令則與天
 行相違豈理也哉天以純粹至善之理界之于人
 謂之命人得之則為性天以此理命之我與其命
 千古以上之聖人同也即更生千載以下之聖人
 其所以命之者亦與今日之命于我者同也諸大
 聖諸大賢諸大儒或得之于生安或得之于學利
 或得之于困勉皆以天為準而不敢食違違而去
 之則庶民矣先生固曰許薛之外其餘未定之論
 俟諸後之君子予輯理學宗傳十一子外尚有百
 三十餘人較先生知統錄可謂濫矣然予猶恐其
 遺也先生知統錄敦化也予之宗傳考川流也萬
 殊原于一本一本散為萬殊聖學與天道一而已
 矣聖學不外良知天道總一易知見知者知此聞
 知者聞此此所謂知統也先王若無若虛合符顏
 子好問好察直追大舜故敢不
 避狂愚以此廣之而為之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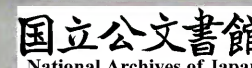
孫奇逢慎獨說
 魏栢鄉曰釋誠意之篇一則曰君
 子必慎其獨再則曰君子必慎其
 獨獨者隱微不顯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地於以
 去不善而培至善之幾此時而有不善乃所謂欲
 慎之者去之也序誠意既言之矣豈致知而仍用
 誠意之功乎按此說誠意本於慎獨固確不可易
 矣但傳釋誠意正不能離身心專言誠意也德潤
 身非修身乎心廣體胖非正心乎聖學功夫有時
 并言之而不嫌其過密有時單言之而不嫌其過
 疎修其身而天下平修兼正與誠矣格君心之非

一正君而國定正兼修與誠矣王道本乎誠意誠
 兼修與正矣誠正修總一慎獨盡之致知致字仍
 是用慎獨功夫除了慎獨別無着力之處既在誠
 意處說了他處不必更贅慎獨二字即所謂窮理
 也窮理盡性至命即中庸戒懼慎獨而中和位育
 也一以貫之更無餘義周程諸儒大旨皆如此知
 統一編願學聖人者從事於格物致知之學其大
 旨亦是如此但謂致知非仍用誠意之功或別有
 說故存此疑

孫奇逢格物說

格物致知為聖學全功故聖經一
 章歸本於此此處不明而能明德

親民止於至善者未之有也先正之言曰天地間
 觸目皆物日用間動念皆格一部大學皆格物六
 經皆格物孟子七篇便可作大學注疏然則天下
 古今止有此一物千聖萬賢止有此一格本無同
 異緣朱子補傳陽明復古本遂成聚訟近魏柘鄉
 彙諸家之說而欲定于一又自為之辯其言曰石
 經古本大學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二句在本
 亂而未治節下以知本盡格物而不復有釋格
 物之文矣意者格物之義古人自志學以後無此
 事故不必贅言耶然未嘗以傳為必不可不補亦
 未嘗以古本為不可復此栢鄉之微意也愚請得
 而申之朱子當日之意以理有未明則知有未盡
 若偏以窮理屬知也故陽明云窮至事物之理其
 用功之要在窮字用力之地在一理字若上去
 一窮下去一理直曰致知在至物其可通乎故於
 五百年後效一評論曰格正也物之得其正而理
 始極其明此于朱子之說亦兩相成而非兩相背
 後儒未解其理之一而徒執其辭之殊遂爾戈矛
 竊思朱子所竊取者程子之意也程子之言曰道
 外無物物外無道在父子則親在君臣則敬又曰
 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而
 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斯言
 也正博約合一之功豈徇外誇多與世之博物洽
 聞者同耶朱子又曰凡物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
 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已
 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極其大則天地
 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盡其小則一塵之微一息
 之頃不能遺總不外乎知之明處之當兩言而已



矣未有知之不明而處之能當者也紫陽窮理說的渾成不當而可謂知之能明者也紫陽窮理說的渾成陽明正物說的直截總謂有物必有則窮理窮其所謂則也正物正其所謂則也以親還父子以義還君臣以敘還兄弟以別還夫婦以信還朋友是合天下國家身心意知以為物不離平治修齊誠正以為格朱子恐後人不守格物之說而事幽恍惚之論既補其傳又於或問發明之陽明正恐學者以紫陽格物為偏於知也謂致知在實事上格又曰去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道為天下公共之道學為天下公共之學紫陽與陽明其實何嘗相背百餘年聚訟訟愈多而旨愈晦矣後儒兀然有心於一草一木之間以為格物如是此豈當日學問答在枝上生枝竟成岐路故道之不明也兩家調停道理固自如此因為之說告我同人

孫奇逢大學古本說

一部大學其要總在誠意誠意之至是謂止至善然其發機自致知始故陽明之言曰不

徒以誠意而能格物者謂之致知而徒以誠意格物者謂之妄支與虛與妄其於至善也遠矣陽明學以致知為宗洵要領哉知止知所先後正致知也此謂知本二句在本亂而末治節下知修身為本斯謂知本斯謂知之至正以知本盡格物不復有釋格物之文矣修身惟在於誠意故特揭誠意示人以修身之要誠意工夫實下手處在格致淇澳之詩切磋琢磨言格致之功也格致以誠其意則明德止於至善身修而親民之功亦在其中矣故民之不能忘也親民而民不能忘亦不過自明其德而已明新止於至善纔謂之修身大畏民志此謂知本從親民中聽訟一事要其極亦必本於明德則信乎以修身為本矣工夫只是誠意就誠意中體當自己心體常令廓然大公若以隨其情之所發而辟焉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如保赤子心誠求之亦只是誠意以修其身一家仁讓一國仁讓有而求無而非藏身之恕總只是誠意以修身宜家人宜兄弟其儀不忒正是四國纔謂之修身絜矩而為民父母功夫只是誠意而親民統是矣慎德寶善到底是誠意以修身得眾得國

失衆失國道善則得命不善則失命到底是以修身爲本休休有容是能誠意者媚嫉以惡是不能誠意者意誠則德明德明則民親明德即修身也身總格致誠正以爲修之實身合齊治均平以滿修之量古之能明明德於天下者莫如堯巍巍乎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協和萬邦平章百姓惇敘九族要自慎厥身修始以此思本修身爲本然耶否耶此大學之旨陽明謂無錯簡不必補傳亦未嘗不直截明快學者能循此而求之或可以復見聖人之心矣

孫奇逢廣居軒說

魏子蓮陸方強仕之年即以病乞歸名其讀書之室曰倦飛取

彭澤倦飛知還之意奉母課子而外無他嗜也歲一未魏栢鄉公過其家與論學易其額曰廣居來問其義余聞之躍然曰公之進蓮陸也深矣子抑知居之何以廣乎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自乾坤開闢堯舜湯文而後此居之垣墉堂構未嘗增損非插藩樹棘而自隘其居則東支西傾而自仆其居也繫辭有曰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一身率便何處是歸宿之地畢世戚戚不得不寄人

籬下周茂叔教二程尋孔顏樂地正要尋此廣居太極一圖居之基址以立訂頑一銘居之涯際以達皇極經世出而居之消長成敗可見建安集其成使學者窮理以知其廣格物以安其居陸子靜宇宙一悟自幼而見居之大至陽明拔本塞源掃蕩廓清而居之舊業遂復余嘗寤寐其地聖愚雖殊吾即至愚未嘗限以居之外窮通有分吾即至窮未嘗限於居之量禹稷顏子地不同而居同也能得其門便當知止欲升其堂總在慎獨而凡言理言仁言性言誠言未發言主一者皆我同堂共室之人俱當渾爾我異同之見日日見有善可遷正與晝茅宵綯者同其乘屋日日見無過可改雖爲肯堂肯構其基早已自棄矣此居也與人俱生隨在而足在己不費在人不忘當下便有廣大高明之象直於乾坤易簡中認出可大久之業孔之蔬水曲肱顏之簞瓢陋巷所謂樂在其中不改其樂天下萬世皆託以爲居安資深之地美富無窮醉盜自若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栢鄉公名齋之意旨哉言乎

郭棻保定府

郡境圖說

史皇而後圖書生文字也
泥觴於今寧直天雨粟也

志文字也志而圖也奚為也郡志而圖也抑奚為也
也曰圖郡境也郡無山如嶽也無水如瀆也可無

圖也東西如周澗濕也左右如漢馮翊扶風也不
可無圖也按郡境縱不四百里也橫不三百里也

分於天者四宿也分於地者二國也分於城者三
州十七邑也雄郡也西多山也山不盡而境盡也

東多水也水不窮而境窮也昫昫平壤也而北四
水遶也南五水環也山之氣不屬者水之情屬也

水之情不聚者山之氣聚也周秦以上鄉也縣也
漢唐以下州也郡也垂千餘年在日月光際也非

地靈而何也地靈弗克圖也圖厥載靈之地也乃
亦有圖之未可圖者也郡南百里而遙畝服先疇

也屋覆古瓦也鵝鴨惱比鄰也老樹飽經霜也時
而春也放柵驅牛碗土也携筐結伴采桑也時而

秋也野葵糝而觀賽也田父醉而多言也言觀其
邑邑何如也跋望於野野何如也圖之而未可圖

者也東西北無是也郡之東西西北百里而遙也
衝也輪蹄雜沓也冠蓋絡繹也羽如日羽如月交

而馳也驗郵符飭厨傳晝無暇也擊鈴析供飲秣
夜無虛也言觀其邑邑何如也跋望於野野何如

也圖之而又未可圖者也鄭監門圖流民也志文
方畧也宋廣平圖勤省也鄭監門圖流民也志文

字也圖奚為也茲之為圖者圖郡境也而弗克圖
郡情也後之覽圖者省識郡境也而未即省識郡

情也
嘻哉

郭棻保定府郡城圖說

出京師廣寧門行三百二
十里郡是已郡北郭長三

里許五十餘上居居究恒千餘戶四民悉業焉
衡宇剝觀相鱗比古榆新桑相蔭膜壯矣哉今荒

如寂如巳由之而入拱極門郡北門也東西多棹
楔郡世家率族居於北故行里餘直當大悲閣後

金元時建者高百尋薨棟四翼鈴鐸千舌為郡鉅
觀後為漢壽亭侯廟由廟門而西不十弓曰稅務

司角舊稅課署今民居矣地則莊嶽閱也直而南
亦不十弓則叢勝樓即元平章張柔橫翠樓故址

今譙樓矣郡猶傳為古蹟之一樓洞門行者衢其
下折而西則有坊題曰熙朝俊彥書明萬曆以前

登科名也今已頽不數十武北為郡治守以下如
 丞如倅如司李如幕僚胥有宅焉而治之南向者
 曰蓮花池元張弘範鑿渠引水由西城而達其第
 放之使從南北水門出者此其淳澹處也今渠埋
 而水猶淳裁柳種荷為郡守宴游地池之北有軒
 曰娛清軒軒後曰萬卷樓故郡藏書幾萬卷今無
 書有板板亦闕落不全池之南有亭曰臨漪四虛
 而故夏受荷香秋受葦翠春冬或不至焉府治左
 右有坊左曰師師右曰保釐表職守也更西而大
 寧左衛廢矣旗纛廟存也西平廟者為故大寧都
 使司署今為城守叅將府矣亦兩坊曰都南屏翰
 曰冀北干城更西右衛今日左衛守備署之更西
 斷事司今日司獄司不復西矣或折而北或折而
 南折而南者不數武仍西則總理刑名道署在已
 改故易州兵備道行署者西且止於是再即叢勝
 樓折而東射可激矢地為清苑縣儒學有兩坊坊
 額曰德天配地道冠古今更東有高臺臺中空四
 達俗呼穿心樓上祠文昌星君為儒學起吉星者
 歟再東而廬旅依然風日黯淡遠於市闌近於城
 與也禁旅所駐防處也叢勝樓直南可里餘即南

城之迎薰門門北之左設郡學宮衛學宮兩學其
 一廟規度濶壯古栢未凋再東則禁旅駐防處門
 北之右建永寧寺俗曰南寺亦禁旅駐防處寺之
 殿與鐘鼓樓猶為僧有西雖不止於是而亦止於
 是西皆禁旅駐防處也門再北不數弓折而西亦
 不數弓有門有坊有柵者清苑縣治也丞簿尉署
 各在治中簿則廢也再西里許直衝者曰鐵五道
 廟不可復西即西而南惟淨土寺爾折而東即府
 衛學宮後所由達於金臺驛者也至驛而亦不可
 復東東由金臺驛西抵鐵五道廟迤北則官署則
 民居迤南皆禁旅駐防處從莊嶽之間計之郡之
 南畔略盡稅務司角可西也西大衢也南北門第
 與北衢同衢中北折城隍廟街也再中北折貢院
 巷也直西迤北為總理錢穀道署署之左為古金
 臺書院今不書院矣南面為旌忠祠楊忠愍公祠
 也稍西而北折復稍稍西巡撫都察院在焉昔建
 廡今建牙者也逼城之西北隅矣立乎總理錢穀
 道之前而西望屹屹言言者西城之瞻岳門也城
 之北畔亦畧盡也合而圖之北與東人恒靜縫掖
 也薦紳也老農老圃也貧也迂也南與西人恒動

胥也隸也卒伍也商賈也勞也譁也惟最南一橫地兜鍪矚日雲錦嘶風雄將之雕弧猛士之大羽日席地而講武焉詩云予日有禦侮聚而託處於茲

策

董仲舒對賢良三策

其一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

及也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亾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強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懈書云茂哉茂哉皆強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宐於世者而以澁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箎絃之聲未衰也

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也然而政亂國危者甚眾所任者非其人而幽厲非道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肯先王之德與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諄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鳥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隣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群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下不和則陰陽繆盪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生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天或壽或仁或鄙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大夫上之化民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徠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其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王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道之端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

也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太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亾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諗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立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力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諗節民以禮故其刑罰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亾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諡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顛為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亾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囂頑抵冒殊杆熟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亾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亾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

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
 祿于天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義
 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
 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
 也
 其二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
 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高咎繇
 眾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
 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
 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
 載廼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
 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為相因
 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
 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
 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
 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亾入于河
 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
 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閔天太顛散宜生等亦
 聚于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
 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

亾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
 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由
 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
 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
 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
 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
 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
 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
 良玉不琢資質潤美不待刻琢此忌異於達巷黨
 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
 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
 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
 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
 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
 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
 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
 王之道以貪狼為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下也誅
 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
 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
 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飭詐趣利無恥又好用僭

酷之吏賦斂凶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
織之業群盜並起是以刑者甚眾派者相望而姦
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
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
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群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
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茲此
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
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廣大
矣高明廣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
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外則三王何異哉
陛下親耕籍田以為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
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
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
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
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
國之眾對匹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
下與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
材則英俊空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
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
不流今吏既入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上之法暴

虐百姓與姦為市貧窮孤弱冤若失職甚不稱陛
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
未齊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
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
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所謂積日
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
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
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
恥賢亂賢不肖混殺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諸列
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
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
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
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
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為
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祿德而定位則廉
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勿牽
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
其三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今
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
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

貫糜竟統紀不終辭不別自指不分明此臣淺陋
 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
 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群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
 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
 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凶私布德施仁以
 厚之設詔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
 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
 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
 由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
 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攷之於今故春
 秋之所譏災害之所以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
 施也書那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
 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
 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
 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
 修以化民以故棄行而死財利是以犯法
 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
 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
 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
 非制度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
 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
 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
 固超然異于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
 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
 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
 五穀以食之棗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
 園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
 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
 物然後知仁詔知仁詔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
 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
 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以為君子此之謂也冊曰
 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
 心以改臣聞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
 掩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乎深山
 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
 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
 所以動天地也故堯兢七日行其道而舜業七日
 文王小心翼七故堯兢七日行其道而舜業七日
 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
 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口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

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
 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
 可為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影響之應形聲
 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
 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
 仁者非一日而亾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亾道然
 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寢微寢滅之道也冊曰三王
 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
 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
 道者萬世亾弊亾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徧
 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睨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
 弊而已矣三王之政有睨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
 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
 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
 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亾變道之實然
 夏上忠商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抹當用此也孔
 子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
 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
 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
 者其道亦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不
 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七繼堯三聖相受而守
 一道亾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由是觀
 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
 亂之後若宐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
 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
 良方正之士論議攷問將欲興仁諒之休德明帝
 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
 學道師之言屢能勿失耳若廼論政事之得失察
 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
 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
 亦亾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
 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
 吏亾姦邪民亾盜賊囹圄空虚德潤草木澤被四
 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一何不相逮之
 遠也安所繆盩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
 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于天黨
 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傳
 之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
 予祿者不食于力不動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
 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

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囂也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温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于下民安能知之哉是故眾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亾已以迫蹙民民日削月朘寢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訟而急于利亾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訟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之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亾可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亾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孫承宗廷對策

臣對臣聞帝王之恢鴻業而經遠猷也必有不自逸之心以勤天下

而後可以握天下之治本必有不自用之心以公天下而後可以收天下之治功何謂勤涵諸淵微之中達諸經綸之際內與外不貳其衷始與終不攜其念操精明嚴恪之慮以風厲人羣而無敢戲豫者是已何謂公矢諸宥密之微通諸任用之顯上與下聯為一心遠與近合為一體執含宏光大

之德以天覆垠垓而無敢矐私者是已有勤以為
 之運則精日與天下相流通而上不為隙下不為
 乘天下日以精飭而運治之本以端有公以為之
 主則神日與天下相浹洽而上不為侵下不為曠
 天下日以神孚而圖治之功以舉古帝王所以身
 不下階序而憂勤四達于寰區道不出庭帷而覆
 露遠施于海宇用此道也不然勤之不繼而徒以
 其督責之術為把持則精有所不通即矧恢日課
 于外而祗為法制之羸何以布一人之志意于天
 下公之不舉而徒以其總攬之權為伸縮則神有
 所不浹即威福日歸于中而僅為粉飾之文何以
 收天下之功用于一身此近世之陋述後王之淺
 效也其上以希綱紀法度之調而下以責輯寧安
 攘之治也其道無出矣欽惟皇帝陛下撫盈成之
 運當鼎盛之年有聰明睿智之資有孝愛溫恭之
 德寬仁博厚之澤與河海同深神武不殺之威與
 風霆並迅蓋已收太阿于掌上臂使指而必從鼓
 大治于域中網在綱而不紊天下喁喁然頌唐虞
 仰堯舜矣乃猶不自滿假進臣等于廷俯垂清問
 倦倦乎詢無為之治而有共念分猷之思也此其
 心真不自逸不自用之心乎臣伏處蓬藿聞于治
 體然不敢默默也臣竊念人君之于臣任使久或
 厭薄其言而獨于其始進則導之言而猶恐不盡
 人臣之于君閱歷深或顧忌不言而獨當其始進
 則言之盡而可幸以無罪故臣且願罄生平而盡
 言焉臣聞人君之理萬民也猶天之育萬物也天
 以其於穆之精不息之健握于冲穆之表以昭帝
 載而揚詡之功日著于羣生即以其四時之佐五
 行之吏贊于亭毒之時以鬯亥功而行生之宰日
 流于萬品故人君所居之位曰天位所抱之德曰
 天德如其一念自逸則傾刻念君天下之心何以
 法乾行而厲臣下以瑩精太平如其一念自用則
 獨運非盡天下之謀何以代天工而成君德以無
 教益豫故勤以運天下之大化而宵衣旰食不先
 其身而後天下者人主所以有為也公以寄天下
 之大權而任賢使能不矜其長而忽天下者人君
 所以無為也蓋惟君所其無逸而猜忌嫌疑毫無
 所加于臣得以畢力于人主而不馳其神于法之
 外亦惟臣代其所勞而心腹腎腸毫無所匿于君
 故其君得以坐治于穆清而不役其神于法之中

是以古之明君不以競業而廢羣策亦不以羣策
 備舉而輟兢業古之良臣不以艱難而委平治亦
 不以平治無虞而忘艱難如堯以欽明為登庸舜
 以溫恭為闕詢啓萬古之文明而不自功開百王
 之治緒而不自有故當其時禹稷夷臯忘身家而
 殫心思四岳九官十二牧啓耳目而綏遠邇日以
 庶事萬幾經理中外而堯舜于省成率作之外不
 為侵以示之隙蓋其求賢勞而不自逸故其得人
 逸而不自用然則唐虞之治固臣之力而實君之
 力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宇飭勵臣工其
 論廷臣曰朕觀書以元首喻君股肱喻臣自古君
 臣本同一體君獨用則臣職廢臣不任則君自勞
 論外臣曰賢臣之事君也視君如親視國如家視
 民如子凡可以安國家利民人者知無不為若避
 難而憚勞則事不立矣夫以太祖神聖而所求乎
 臣者如此故其時浚天澤之履以肅堂簾而忻合
 之氣日聯于一德効天地之泰以通上下而咸熙
 之化日普于兩間則其業侔勛華而世躋唐虞固
 其率作之勤亦其任用之公蓋得臣之力也而微
 獨臣之力也十一朝仰同心之誼億萬載宏保治

之謨豈無自哉至皇上紹述而光大之祇邇先猷
 精思上理比年以來洽天下以敦厚之福肅天下
 以震疊之威雖深居而幾務常親雖靜攝而章奏
 畢覽兢業遠同于堯舜惕厲近符于高皇固宜襲
 珪組者暢仁風安桑麻者樂世業青矜有棧樸之
 休比屋有絃誦之化兵食足而姦宄消禎祥呈而
 灾祲退于以表獨斷之治可也夫何心勤而事左
 志切而效疏吏治非不日飭也而貪婪屢見彈章
 民生非不日厚也而流離益多于圖奏廣勵學宮
 矣而詭譎公行于途掖表別井閭矣而澆薄日甚
 于粉榆甚之司農仰屋于持籌軍中作好于統袴
 姦宄徂伏于輦轂診異迭見于天章誠有如聖訓
 所謂事左而效疏者則以浮虛之習勝玩愒之弊
 滋避難憚勞者多而殫忠竭勤者寡也蓋聖祖固
 嘗言之矣何也上以實責下而下以名應上則虛
 浮之過也上不以法謾下而下敢以法逃上則玩
 愒之過也浮虛則實以玩愒之法壞是惟有忠信
 誠慤之臣而後有清和成理之治有精明強毅之
 士而後有整齊嚴肅之功故得人以飭吏則不褒
 酌泉于簞簋將苞苴直絕而暮夜無投金之吏矣得

人以步且則必必於於綺羅將案廣清而苛屋
 無懸罄之憂矣得人以正士習同風俗則必重行
 誼于提衡嚴等威于奢溢奇衰之行移郊遂仁厚
 之德澤溢閭左矣得人以司帑藏實行伍則蠹食
 不假公以實私橐債帥不行私以弱公卒將冒濫
 之費清於根源占役之苦均于疏通矣得人以上
 格神而下固吾宇則消萌于未然以伐其姦修救
 丁將至以預其備將要荒濯沐甸內匝洽而地天
 効禎山川呈瑞矣蓋不自逸故不自用惟不自用
 乃不自逸然未有人主之精神與大臣不合而百
 事得人者亦未有大臣之精神不自相合以合天
 下而萬幾得理者何也天下一身也腹心與手足
 不貫則手足失持行之職天下一家也主伯與亞
 旅不接則亞旅無左右之能臣伏讀聖制曰朕見
 人臣自為謀鮮不臧者謀國則否臣以為欲臣之
 身視國也則願陛下勿自逸于身而身視國也臣
 又伏讀聖制曰人臣自拮据其家無愛力而讓能
 者幹國則怠臣以為欲臣之家視國也則願陛下
 勿以逸于家而家視國也蓋上行之則下必効之
 君好之民必從之然以臣觀于天下之人心虛浮

誠有而約結更甚于虛浮玩愒誠多而掣肘更甚
 于玩愒頻年以來衆以為不可行而堅意行之行
 之而卒無害也衆以為不可格而堅意格之格之
 而又似無害也故聖神之名獨歸于上愚陋之名
 偏歸于下自予以神聖之名則矜與狎相生而俯
 視天下無可與共功予天下以愚陋之名則猜與
 鄙相待而自顧一身無能與並智是始以逸成其
 私終以私成其逸也獨不思士氣之難熾而易糜
 也若燭火也傾江河以沃之而孰厲其氣士節之
 難植而易什也若秋蓬也振迅颺以撼之而孰立
 其節假令舉朝咸化為撓指之柔而一人獨成其
 剛懷之用無乃自逸之心愈遂自用之心愈堅而
 身視事家視國者愈不可得乎蓋臣竊願有獻焉
 臣聞人主之精神日為天下之繫命天下之命脈
 日為人主所注神顧人主無所注則必有所煬有
 所在則必無所竊故欲無遺瑛維之選必不耽几
 席之近欲無狎龍得之臣必不溺燕尾之寵欲無
 拂補牘折檻之直必不任讒諂面諛之口然其銷
 鑠剛心而蔽塞正念者莫如利欲此唐虞諸臣所
 為格其君子助華而辨其道于危微者也伏願陛

晉書卷之三十七

策

策

下恣乾之健以去其自逸憲天之時以去其自用
洗濯其利念以與天下更始而夜分讀法雞鳴御
朝使勤與公合也天下幸甚臣愚幸甚臣草茅賤
士不識忌諱干冒宸嚴不任戰慄隕越之至臣謹
對

高爾儼廷試應制策

臣對臣聞帝王之臨御四海

而下之政統而後綱舉目張燦然得理示天下以嚴
明敦大道之規必有移易天下之道同風之化何謂政
義摩油然沁入養天下於一夫禮樂兵農之大皆有
統頒之朝廷行之邦國凡夫禮樂兵農之化何謂政
以權衡於不爽而為因時善治之模何謂教法董
以師儒設以學校凡夫君臣父子之經皆有以講
求於大明而有相率觀成之俗夫所謂政者上與
下交任之者也制定而不違令行而不犯用人而
人奏功舉事而事咸飭則欺蒙之私絕而阻格之
弊清矣所謂教者亦上與下交任之者也有感而
必孚有倡而必和養士而士皆材化民而民無競
則廉耻之維張而偏德之象素矣彼夫亮工熙載
有堯舜之君亦必有皋夔之臣而後政可立即
和風動有精一之主亦必有敬敷之佐而後教可
行自古聖帝明王所以成功而善俗者道必由此
則夫廣齊一之治而求興起之觀端有望於今日
矣欽惟皇帝陛下備文武以立隆亶聰明而作后
仰體天心仁愛嘗懷夙夜祇畏之誠俯念民瘼艱
難時切宵旰靡寧之慮求賢如渴弓旌幾徧巖谷
而彈冠相慶者人與我輩子佩之思望治惟殷絲
綉式渙霖膏而扶杖願觀者咸有置腹推心之戴
朝考夕糾勤政罔怠邁衡石傳餐之陋軌崇經重
道廸教惟詳追雲漢作人之盛事行見庶績可以
其凝而文德立觀乎應矣乃聖不自聖於萬幾之
暇進臣等於廷俯垂清問謂政之弗效也教之多
阻也言政則究夫用人理財之方詰戎聽獄之術
以至抽練裁練典屯裕餉保民諸務而深悉其弊
言教則究夫豪紳之把持武斷青衿之驕傲囂凌
以至閭閻卒伍之作奸犯科而深求其故其於政
教之本末緩急固已洞悉無遺臣草茅無知不達
時務然日擊時艱有慨於中久矣仰承明問諄諄
敢不披瀝以對臣以為政與教相因也政有因革

教無同異然而政則有剛柔競絀之別教亦有尚
 賢尚齒之分大約歸於上下整齊而無頽惰叢脞
 之習朝野順化而無澆薄詭譎之風唐虞三代以
 來治理日出教思日廣代而降也而漸不古若政
 則日趨於雜無論王道之蕩平正直不可數見即
 富國強兵之謀亦間有為之而無成效者教則日
 流於廢無論建極錫福未易觀其成化而甚者士
 習人心釀成一世委頓之局而不可卒易豈真世
 運有升降歟抑振飭之未弘而崇厲之未至也昔
 太祖高皇帝廓清宇內天地重闢所為創制立法
 以成一代之政統者靡不酌古準今煥然明備神
 謨聖烈真足媲美唐虞而軼三代而於教化之道尤
 加意焉嘗論中書省臣曰治國之要教化為先教
 化之道學較為本於是命天下郡縣皆立學較延
 禮師儒講論聖道政教休明超軼古昔列聖相承
 率循無斁重熙累洽効有明徵已皇上負不世出
 之資而具大有為之畧文華時御講誦不輟而尤
 留意於正心誠意之要清心寡欲之學大本立矣
 至於敬天則遇災而懼側身省躬聖諭兩頒懼動
 輒野愛民則欽定保民四事之書省徵咸派而每
 念及有司之掎剋以至求賢之殷求治之切曠古
 以來誠未多見即如今者臨軒策士降天顏以下
 濟使草野微賤得以親賂辟穆之容凡躬逢其盛
 者靡不嘆為聖人舉動超踰尋常有君如此而猶
 然格套相沿實效未睹頑鈍不靈寡廉鮮耻清夜
 有心其曷忍自負以負聖明也所云有君無臣誠
 不能為諸臣謝其咎矣請得而詳言之一用人也
 上以實求下以名應上必欲為官得人而臣下且
 欲為人求官也能保賢否之不倒置乎一詰戎也
 選將練兵之誥日下而未必頗牧之登壇騰驤之
 充衛也無事則悠忽有事則張皇又何以折衝禦
 侮乎理財則苦無術與一利增一弊矣棘聽乃多
 冤民或以意為出入或以勢為重輕矣凡救時之
 切務皇上所以求之者愈急而下所以應之者愈
 緩非真諸臣之敢於怠泄也或相沿之習難以驟
 更抑恣急而人遁且苟幸無罪以塞責矣謂宜寬
 其展布而嚴於考成以能否為賢愚以成敗為殿
 最使諸臣曉然於進退黜陟之法而得以從容於
 圖畫則立政有漸布之模而可以奏其績皇上加
 意教化表章孝經小學諸書兩雍並有責成督學

屢有傲厲而世道人心未能丕變良由積習已久
 凡父兄之教子弟之率皆出於惟利是視之途其
 能自奮於聖賢之道率繇乎義理之訓以求不負
 君親而式於古詩書之遺徽蓋未可多得也皇上
 雅意申飭然未可旦夕責効也則惟是涵濡而漸
 漬之明示以媿厲之法而動其自有之良使士有
 不為君子之耻而民亦無安於不肖之心則立教
 有優入之化而可以觀其成矣抑臣更有進焉教
 者政之本也政主於綜覈而教主於養育不相廢
 而可以相成者也夫為政以得人為急凡阜國籌
 兵興屯選練之事得其人則可以底績而不得其
 人則罔功皇上加意興才凡成均鄉較之地授以
 成法凡當今之亟務若財賦兵刑之大擇其才之
 近者使之分類而肄習之即以是定為後日論官
 之案或有奮起而應昌明者乎皇上天縱聖德學
 問日新倡明而鼓舞之四方為則有必然矣臣愚
 不識忌諱干冒宸嚴
 不勝戰慄頓越之至

董仲舒高廟園災對

春秋之道舉枉以明來是故
 天下有物視春秋所舉與同

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之
 變國家之事粲然皆見亾所疑矣按春秋魯定公
 哀公時季氏之惡已熟而孔子之聖方盛夫以盛
 聖而易熟惡季孫雖重魯君雖輕其勢可成也故
 定公二年五月兩觀災兩觀僭禮之物天灾之者
 若曰僭禮之臣可以去已見罪徵而後告可去此
 天意也定公不知省至哀公三年五月桓宮釐宮
 災二者同事所為一也若曰燔貴而去不義云爾
 哀公未能見故四年六月亳社災兩觀桓釐廟亳
 社四者皆不當立天皆燔其不當立者以示魯欲
 其去亂臣而用聖人也季氏亾道久矣前是天不
 見災者魯未有賢聖臣雖欲去季孫其力不能昭
 公是也至定哀迺見之其時可也不時不見天之
 道也今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于
 禮亦不當立與魯所災同其不當立久矣至於陛
 下時天迺災之者殆亦其時可也昔秦受亾周之
 傲而亾以化之漢受亾秦之傲又亾以化之夫繼
 二傲之後承其下流兼受其猥難治甚矣又多兄
 弟親戚骨肉之連驕揚奢侈恣睢者眾所謂重難
 之時者也陛下正當大傲之後又遭重難之時甚

可憂也故天災若語陛下當今之時雖傲而重難
 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
 正最甚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遼東高廟迺可視近
 臣在國中處旁反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如吾
 燔高園殿乃可云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園
 殿猶災燔之况大臣乎此天意也罪在外者天災
 外罪在內者天災內燔甚罪當
 重燔簡罪當輕承天意之道也

董仲舒雨雹對

元光元年二月京師雨雹鮑傲問
 董仲舒曰雹何物也何氣而生之

仲舒曰陰氣勝陽氣天地之氣陰陽相半和氣周
 迴朝夕不息陽德用事則和氣皆陽建巳之月是
 也故謂之正陽之月陰德用事則和氣皆陰建亥
 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陰之月十月陰雖用事而陰
 不孤立此月純陰疑于無陽故謂之陽月詩人所
 謂日月陽止者也四月陽雖用事而陽不獨存此
 月純陽疑于無陰亦謂之陰月自十月以後陽氣
 始生于地漸冉流散故言息也陰氣轉收故言
 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四月純陽用事自四月以後
 陰氣始生于天上漸冉流散故云息也陽氣轉收

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十月純陰用事二月八
 月陰陽正等無多少也以此推移無有差戾運等
 動抑揚更相動薄則薰蒿鼓蒸而風雨雲霧電雷
 雪雹生焉氣上薄為雨下薄為霧風其噫也雲其
 氣也雷其相擊之聲也電其相擊之光也二氣之
 初蒸也若有若無若實若虛若方若圓攢聚相合
 其體稍重故雨乘虛而墜風多則合速故雨大而
 疎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其寒月則雨凝于上
 體上輕微而因風相襲故成雪焉寒有上下暖
 下寒則上合為大雨下凝為冰霰雪是也雹霰之
 流也陰氣暴上雨則凝結成雹焉太平之世則風
 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潤葉津莖而已
 雷不驚人號令啟發而已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
 已霧不塞望浸淫被泊而已雪不封條凌殄毒害
 而已雲則五色而為慶三色而成禱露則結味而
 成甘結潤而成膏此聖人之在上則陰陽和氣雨
 時也政多紕繆則陰陽不調風發屋雨溢河雪至
 牛目電殺驢馬此皆陰陽相蕩而為稜沴之妖也
 敞曰四月無陰十月無陽何以明陰不孤立陽不
 獨存耶仲舒曰陰陽雖異而所資一氣也陽用事

此則氣為陽陰用事此則氣為陰陽陰之時雖異
 二體常存猶如一鼎之水而未加火純陰也加火
 極熱純陽也純陽則無陰氣息火水寒則更陰矣
 純陰則無陽氣加水火熱則更陽矣然則建巳之
 月為純陽不容都無復陰也但是陽家用事陽氣
 之極耳齊麥枯由陰殺也建亥之月為純陰不容
 都無復陽也但是陰家用事陰氣之極耳齊麥始
 生由陽升也其尤者葶藶死于盛夏欵冬花于嚴
 寒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焰故知陰不
 得無陽也曰冬氣多寒陽氣自上躋故人得其暖而
 涼何也曰冬氣多寒陽氣自上躋故人得其暖而
 上蒸成雪矣夏氣多暖陰氣自下昇故人得其涼而
 而上蒸成雨矣故曰雨既陰陽相蒸四月純陽十
 月純陽斯則無二氣相薄則不雨乎曰然純陽純
 陰雖在四月十月但月中之一日耳故曰月中何
 日曰純陽用事未夏至一日純陰用事未冬至一
 日朔旦夏至冬至至其正氣也故曰然則未至一
 其不雨乎曰然則有之則妖也和氣之中自生災
 疹能使陰陽收節暖涼失度故曰災疹之氣其常
 存耶曰無也時生耳猶乎人四肢五藏中也有時
 及其病也四支五臟皆病也
 也故遷延負牆俛揖而退

董仲舒郊祀對

廷尉臣湯昧死言臣湯承制以郊
 事問故膠西相仲舒臣仲舒對曰

所聞古者天子之禮莫重于郊禮三年喪不祭其先
 日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禮三年喪不祭其先
 而不敢廢郊禮重於宗廟天尊于人也王制曰祭
 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
 此言德滋美而牲滋微也春秋曰魯祭周公用白
 牲色白貴純也帝牲在滌三月牲貴肥潔而不貪
 其大也凡養牲之道務在肥潔而已駟犢未能芻
 秩之食莫如令食其無便臣湯謹問仲舒魯祀周
 公用白牲非禮也臣仲舒對曰禮也臣湯問周大
 子用駢剛群公不毛周公諸公也何以得用純牲
 臣仲舒曰武王崩成王幼而在襁褓祿之中周公繼
 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澤被四海故成
 王賢而貴之詩曰無德不報故成王使祭周公以
 白牲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於諸侯臣仲舒
 思以為報德之禮臣湯問仲舒天子祭天諸侯祭
 地魯何緣以祭郊臣仲舒對曰周公傳成王成王

音車書文志

卷之第三

策

遂及聖功莫大於此周公聖人也有祭有于天道
 成王令魯郊也臣湯問仲舒魯祭周公用白牲其
 郊何用臣仲舒對曰魯郊用純騂剛周色尚赤以
 天子命郊故以騂且湯問仲舒祠宗廟或以鶩當
 鳧鶩非鳧可用否臣仲舒對曰鶩非鳧也非鶩也
 臣聞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慎之至也陛下祭躬親
 齋戒沐浴以承宗廟甚敬謹奈何以鳧當鶩也
 鳧名實不相應以承太廟不亦不稱乎臣仲舒思
 以為不可臣犬馬齒衰賜骸骨伏陋巷陛下乃奉
 使九卿問臣以朝廷之事臣愚陋曾不足以承明
 詔奉大對臣仲舒冒死以聞

董仲舒粵有三仁對

江都王問仲舒曰粵王勾踐
 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

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為粵有三仁桓
 公疑決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
 足以奉大對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
 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
 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况
 設詐以伐吳乎由此言之粵本無三仁夫仁人者

正其諛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
 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諛也
 苟為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
 於他諸侯為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與美玉也

吾丘子貢議禁民挾弓弩對

臣聞古者作吾兵非
 以相害以禁暴討邪

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
 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攻疆
 侵弱衆暴寡海內衰敝巧詐並生是以知者陷愚
 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為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飭
 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
 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
 名城殺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筆挺
 相撻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羣盜
 滿山卒以亂凶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
 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宮主
 公有司或有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內日化方
 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
 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
 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

